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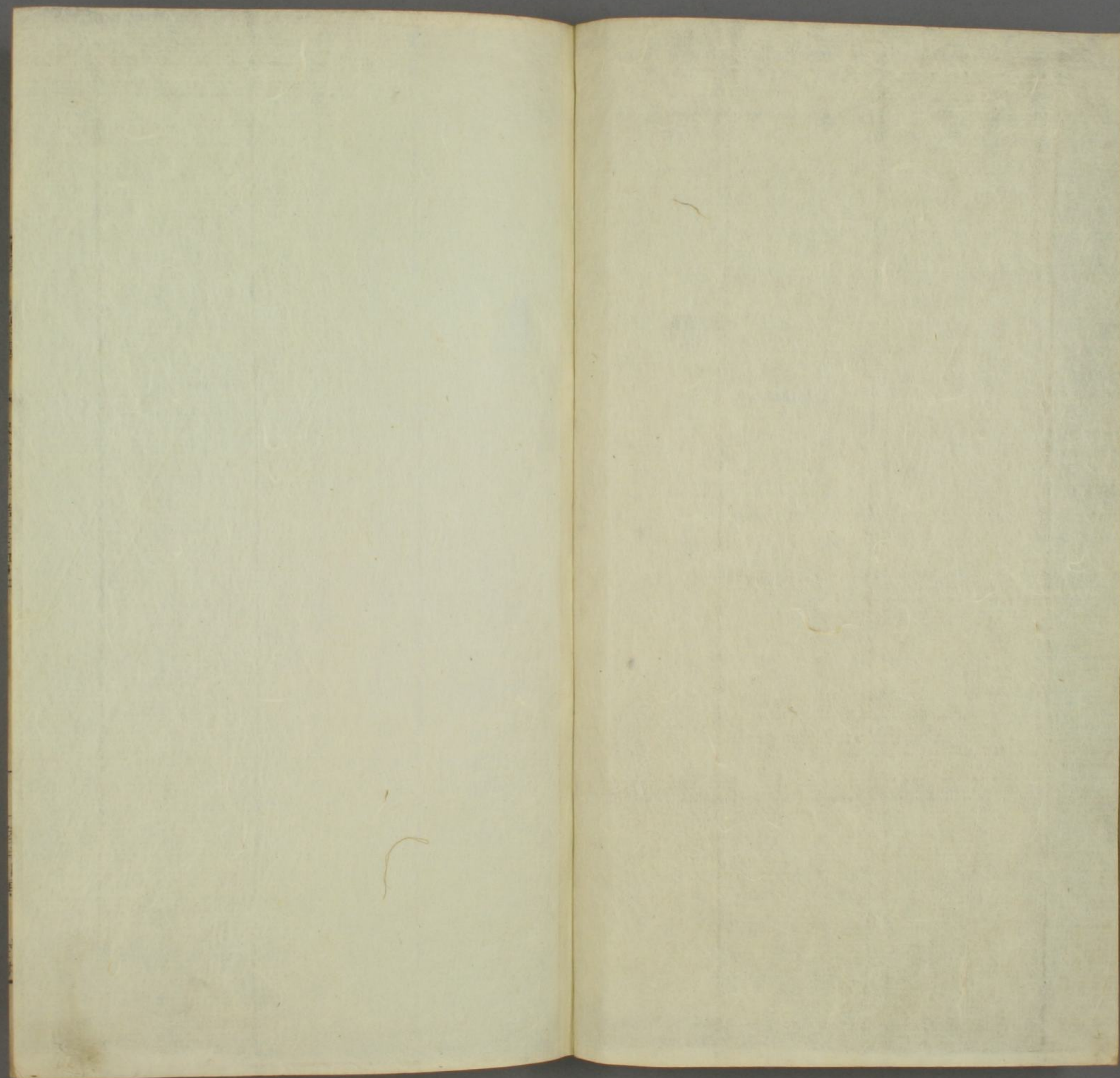
通考

自百四十七至百五十二

二十七

412
100
27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七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

與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

應

應

樂考

散樂百戲

散樂非部伍之正聲其來尚矣其雜戲蓋起於秦漢有魚龍曼

延以假作獸高組鳳皇安息五按並石季龍所都盧尋橦今之緣

賦京丸劍見西京賦戲車山車輿動雷見李尤長跟挂腹旋並見李

西都賦吞刀履索吐火並見西激水轉石嗽霧扛鼎並見李

觀象人見西漢書怪獸舍利之戲若此之類不為不多矣

然其詭怪百出驚俗駭觀非所以善民心化民俗適以滔堙心

耳歸於淫蕩而已

後漢天子臨軒設樂舍利獸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

目魚跳躍嗽水作霧翳日而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輝輝



照考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七

日光以兩繩繫兩柱相去數丈二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切肩而不傾如是雜變總名百戲 江左猶有高組紫鹿跂行蟹食齊王捲衣竿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抹戲背負靈嶽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伎

晉成帝咸康七年散騎侍郎顧臻表曰末代之樂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而足以蹈天頭以履地及天地之順傷彝倫之大乃命太常悉罷之其後復高組紫鹿又有天台山伎

齊武帝嘗遣主書董仲民按孫興公賦造葦苔石橋道士捫翠之狀尋省焉

梁又設跳鈴劍擲倒獼猴幢青紫綠緣高組變黃龍弄龜等伎陳氏因之

後魏道武帝天興六年冬詔太樂總章鼓吹增修雜戲造五兵

角氈麒麟鳳凰仙人長蛇白象白武及諸畏獸魚龍辟邪鹿馬仙人車高組百尺長趨幢跳丸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前明元帝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為鍾鼓之節角氈戲本六國時所造秦因而廣之漢興雖罷至武帝復采用之元封中既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子門萬戶之宮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渝都盧海中磬極李詩曰楊極樂名漫行魚龍角氈以觀示之角者角其伎也兩兩相當角及伎藝射御也蓋雜伎之總稱云或曰蚩尤氏頭有角與黃帝鬪以角氈人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載牛角而相氈漢造此戲豈其遺象耶北齊神武平中山有魚龍爛漫俳優侏儒山車巨象技并種瓜殺馬剝驢等竒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為百戲後周武帝保定初詔罷元會殿庭百戲宣帝即位鄭譯奏徵齊散樂並會京師為之蓋秦角氈之流也而廣召雜伎增修百戲

角龍漫衍之伎常陳於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

隋文帝開皇初周齊百戲並放遣之煬帝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帝欲夸之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於華林苑積翠池側帝令宮女觀之有舍利繩柱等如漢故事又為夏育扛鼎取車輪石曰大盆器等各於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舞忽然騰透而換易千變萬化曠古莫儔染干大駭之自是皆於太常教習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緝八里列為戲場百官赴棚夾路從昏達曙以縱觀之至晦而罷伎人皆衣錦綉繒綵其歌者多為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髻者殆三萬人初課京兆河南製此服而兩京繒錦為之中虛六年諸夷大獻方物突厥啓人以下皆國主親來朝賀乃於天津街盛陳百戲自海內凡有伎藝無不總萃崇侈器散盛飾衣服皆用珠翠金銀錦綉綺繡其管贊鑼篳篥萬兩西以安德王雄

總之東都以齊王暕總之金石匏革之聲聞數十里外彈絃擲管以上萬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燭天地百戲之盛近古無比自是每年以為常焉

唐高祖即位孫伏伽上言百戲散樂大非正聲隋末大見崇用是謂淫風不可不改迺者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以充散樂之服欲於玄武門遊戲臣竊思之非詒厥孫謀之道也傳曰樂則韶武以此言之散樂非功成之樂請並廢之

高宗時夫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剗剔腸胃帝惡其驚人勅西域關津不得令入中國大抵散樂雜戲多幻術皆出西域始於善幻人至中國後漢安帝時自是歷代有之

睿宗時婆羅門獻樂舞人倒行而以足舞極鈿刀鋒倒植於地抵目就刃以歷臉中又於背上吹篳篥其腹上曲終而亦無傷又伏伸其手兩人躡之旋身繞手百轉無已漢代有撞末伎又

有盤舞晉代加之以杯為之杯盤舞梁有長橋伎跳鈴伎躑倒伎跳劍伎今並存又有舞輪伎蓋今之戲車輪者透三峽伎蓋今之透飛梯之類也高紐伎蓋今之戲繩者也梁有獼猴幢伎今有緣竿伎又有獼猴緣竿伎未審何者為是又有弄椀珠伎歌舞戲有大面撥頭踏搖娘窟礮子等戲玄宗以其非正聲置教坊於禁中以處之婆羅門樂七篳篥二齊鼓一散樂用橫笛一拍板一腰鼓三其餘雜戲變態多端皆不足稱也 代面出於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貌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為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

陳氏樂書曰象人之戲始於周之偃師而百戲之作見於後漢故大子樂少府屬官承革令典黃門鼓吹百戲師二十七人北齊清商令永掌百戲及鼓吹樂大業中諸夷來

貢方物乃於天津街盛陳百戲動以萬餘人唐宣宗每幸十六宅諸王無少長悉命預坐必大合樂列百戲則百戲之樂其所從來久矣然隋皇陳之天津街以咤夷人唐帝用之內殿以宴百辟非所以正百官而風天下也君子無取焉

撥頭出西域胡人為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為此舞以象也踏搖娘生於隋末河內有人醜貌而耽酒常自號郎中醉歸必毆其妻妻美色善自歌乃歌為怨苦之詞何翔演其曲而被之管絃因寫其妻之容妻悲訴每搖其身故號踏搖云近代優人頗改其制度非舊音也 窟礮子亦曰魁礮子作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北齊後主高緯尤所好高麗之國亦有之今閭市盛行焉若尋常享會先一日具坐立部樂名上太常太常封上謂所奏御注而下及會先奏坐部伎次

奏立部伎次奏蹀馬次奏散樂然所奏部伎並取當時止無準定

排闥戲 唐昭宗光化中孫德昭之徒刃劉季述帝反正命樂

工作樊噲排闥戲以樂焉

角力戲 壯士裸袒相搏而角勝負每群戲既畢左右軍雷大

鼓而引之豈亦古者習武而變歟

瞋面戲 唐有此戲其狀以手舉足加頸上時劉吃陀奴能不

用手而脚自加頸何其妙耶

衝袂戲 透劍門戲 漢世卷簾席以矛插其中伎兒以身投

從中過之張衡所謂衝袂燕濯曾突鋒鏃也後世攢劍為門伎

者裸體擲度往復不傷亦衝袂之變歟

蹀鞠戲 蹀鞠之戲蓋古兵勢也漢兵家有蹀鞠二

十五篇李尤鞠室銘曰負鞠方牆放象陰陽法月衝對二六相

當霍去病在塞外穿域蹀鞠亦其事也蹀鞠蓋始於唐植兩條

竹高數丈絡網於上為門以度毬毬工分左右朋以角勝負否
豈非蹀鞠之變歟

踏毬戲 踏毬用木毬高尺餘伎者立其上圓轉而行也

絙戲 漢世以大絲繩繫兩柱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對舞行於

繩上對面道逢肩相切而不傾張衡所謂跳丸劍之揮霍走索

上而相逢是也梁三朝伎謂之高絙或曰戲繩今謂之踏索焉

劇戲 宋朝戲樂鼓吹部雜劇員四十二雲韶部雜劇員二十

四鈞容直雜劇員四十亦一時之制也

五鳳戲 唐明皇在東洛大酺於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守令

率聲樂赴闕較勝負而賞罰焉時河內守令樂工數百人於車

上皆衣以錦綉服箱之牛蒙以猛獸皮及為犀象形狀觀者駭

目時元魯山遣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為于之文明皇聞而嘆

之曰賢人之言也其後謂宰臣曰河內之人其在塗炭乎促命

召還授以散秩每賜宴設醕會御勤政樓味爽陳仗盛列旗幟
或被金甲或衣短後綉袍太常陳樂衛尉張幕後諸蕃酋長就
食郡邑教坊大陳山車旱船尋橦走索九劔角抵戲馬鬪雞又
令宮嬪數百飾珠翠衣錦綉自帷內出擊雷鼓為破陣太平上
元等樂又引大象犀牛入場拜舞動中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
勤政樓作樂達官戚里並設看樓觀之夜闌遣宮嬪於樓前歌
舞何其盛歟奈何不知好樂無荒而君臣幾於同譖卒墮天寶
之禍豈不誠有以召之耶

獬騎戲 鳳凰戲 石虎鄴中記述虎正會殿前作樂高緹龍
魚鳳凰安息五按之屬莫不畢備有額上綠幢至上鳥飛左迴
右轉又以幢者口齒上亦如之設馬車立木幢其車上長二丈
幢頭安橫木兩伎各坐木一頭或鳥飛或倒掛又依伎兒作獼
猴之形走馬上或在鳥脇或在馬頭或在馬尾走如故名為獼

騎初晉中朝元會設卧騎倒顛騎自東華門馳至神虎門皆其
類也其術亦可謂妙矣奈何戎狄之戲非中華之樂也在石虎
樂之可也若真主樂之豈所宜哉今軍中亦有馬戲伎者其名
甚眾但不謂獼騎爾

參軍戲 樂府雜錄述弄參軍之戲自後漢館陶令石聘有賊
犯始也蓋和帝惜其才特免其罪每遇宴樂即令衣白夾衫命
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釋謂之後為參軍者誠也唐開元中有
李仙鶴善為此戲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參軍是以陸鴻漸撰詞
云韶州參軍蓋由此矣

武宗朝有曹叔度劉泉水咸通以來有范博康上官唐卿呂敬
儉馮季臯亦其次也趙書謂石勒參軍周延為館陶令如此豈
傳聞之誤耶

假婦戲 唐太中以來孫乾飯劉瑤瓶郭外春孫有態善為此

戲僖宗幸蜀時戲中有劉真者尤能之後隨車駕入都籍于教坊

蘇葩戲 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郎中每有歌場輒自入歌舞故為是戲者衣緋袍戴席帽其面赤色蓋象醉舞也何其辱士類耶唐鼓架部非特有蘇郎中之戲至於代面鉢頭踏姚娘羊頭渾脫九頭師子弄白馬益錢尋撞跳丸吞刀吐火旋盤筋斗悉在其中矣

都盧伎 綠幢之伎眾矣漢武帝時謂之都盧都盧國名其人體輕而善緣也又有跟掛腹旋皆因幢以見伎張衡西京賦侏童程材上下翩翩突倒投而跟掛若將絕而復聯百馬同轡騁足並馳幢末之伎態不彌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此皆幢上戲作之狀至梁時設三朝大會四十九等其二十三刺長追華幢伎三十二青絲幢伎三十三一縵華幢伎三十四雷幢

伎三十五金輪幢伎三十六白虎幢伎三十八獼猴幢伎三十九啄木幢伎四十五案幢况願伎雖有異名要之同為綠幢之一戲也唐曰竿木今日上竿蓋古今異名而同實也

鳳書伎 宋齊以來三朝設鳳凰銜書伎是日侍中於殿前跪取其書舍人受書升殿跪奏皆有歌詞梁武帝即位克自抑損乃下詔罷之後魏有鳳凰伎亦其類也

藏挾伎 藏挾幻人之術蓋取物象而懷之使觀者不能見其機也

雜旋伎 蓋取雜器圓旋於竿標而不墜也

弄槍伎 蓋工裸帶數環捲一工立數十步外連擲十餘槍以度之既畢乃以一捲受其槍也

甃瓶伎 蓋甃其瓶使上於鐵鋒杖端或水精丸與瓶相值回旋而不失也

擎戴伎 蓋兩伎以手相抵戴而行也

拗腰伎 蓋翻折其身手足皆至於地以口銜器而復立也

飛彈伎 蓋置丸於地反張其弓飛丸以射之也

宋朝雜樂百戲有踏毬楚毬踏躡藏挾雜旋弄槍錠瓶蹴劍踏索尋橦筋斗拗腰透劍門飛彈丸女伎百戲之類皆隸左右軍而散居每大饗燕宣徽院按籍召之錫慶院宴會諸王賜會及宰相筵設特賜樂者即第四部充

鼓吹

鼓吹者蓋短簫鏡歌蔡邕曰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揚德建武勸士諷敵也周官曰師有功則凱樂左傳晉文公勝楚振旅凱而入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歌雍門周說孟嘗君鼓吹于不測之泉說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籥之屬非簫鼓合奏別無一樂之名也然則短簫鏡歌此時未名鼓吹矣應劭漢鹵簿圖准有

騎執旅旅即笳不云鼓吹而漢代有黃門鼓吹漢享宴食舉樂十三曲與魏代鼓吹長簫伎簫伎錄並云絳竹合作執節者歌又建初錄云務成黃爵玄雲遠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曲此則列於殿庭者為鼓吹今之從行鼓吹為騎吹二曲異也又孫權觀魏武軍作鼓吹而還應是此鼓吹魏晉代給鼓吹甚輕牙門督將五校悉有鼓吹晉江左初臨川太守謝朓每寢夢聞鼓吹有人為占之曰君不得生鼓吹當得死鼓吹擗擊杜叟戰沒追贈長水校尉葬給鼓吹焉謝尚為江夏太守詣安西將軍庾翼於武昌諮事翼以鼓吹賞尚射破便以其副鼓吹給之齊梁至陳則甚重矣各製曲詞以頌功德焉至隋亡

陳氏樂書曰隋大駕鼓吹有摑鼓長三尺朱髹其上工人

青地莛文大業中煬帝宴饗用之唐開元禮義羅曰摑鼓

小鼓也按圖鼓上有蓋常先作之以引大鼓亦猶雅樂之

奏輦與金鈺相應皆有曲焉律書樂圖云擗鼓一面十椽
一曰驚雷震二曰猛虎駭三曰擊鳥擊四曰龍媒蹀五曰
靈夔吼六曰鷓鴣爭七曰壯士奮怒八曰熊羆哮吼九曰
石湯盪崖十曰波盪壑並各有辭其辭無傳焉太常鼓吹前
部用之中宗時欲自妃主及五品以上母妻婚葬之日特
給鼓吹官官亦然是不知鼓吹之作本爲軍容也昔黃帝
涿鹿有功以爲警衛鈺鼓有靈夔孔雀鷓鴣爭石隊盪崖壯
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禮得用之矣今夫郊祀天地唯有
宮縣而無案架則知軍樂之用尚不給於神祀况可接於
闈闔者哉

又曰隋書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龍垂流蘇羽葆羽
葆之制縣於架上其架飾以五采流蘇植羽也蓋鏡鼓羽
葆鼓皆飾以丹青形制頗類擗鼓今太常鼓吹後部用之

律樂圖云羽葆一部五色十八曲一大和二休和三七德
四騶虞五基王化六纂唐風七厭炎精八肇皇運九躍龍
飛十殄馬邑十一興晉陽十二濟渭陰十三應聖期十四
御宸極十五寧兆庶十六服遐荒十七龍池十八破陣樂
然則羽葆其節奏如此而已破陣終焉豈後世賞軍功之
樂耶昔陶侃平蘇峻除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則其爲賞
功之樂可知矣今鼓吹騎從者自羽葆鼓等皆馬上擊之
其制與隋唐異也

唐文宗太和三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謹按凱樂鼓吹之歌曲也
周官太司樂王師大獻則奏凱樂註云獻功之樂也又司馬之
職師有功則凱樂獻于社註云兵樂曰凱司馬法曰得意則凱
樂所以示喜也左氏傳載晉文公勝楚振旅凱以入魏晉以來
鼓吹曲章多述當時戰功是則歷代獻捷必有凱歌太宗平東

都破宋金剛其後蘇定方執賀魯李勣平高麗皆備軍容凱歌
入東都謹檢正觀顯慶開元禮書並無儀註今參酌古今備其
陳設及奏歌曲之儀如後凡命將征討有大功獻俘馘者其日
備神策兵衛於東門外如獻俘常儀其凱樂用鑼吹二部笛簫
笛鑼鼓每色二人樂工等乘馬執樂器次第陳列如鹵部之式
鼓吹令丞前導分行於兵馬俘馘之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
奏破陣樂應聖期賀朝歡君臣同慶樂等四曲破陣樂詞曰受
律詞元首相將討叛臣咸歌破陣樂共賞太平人應聖期詞曰
聖德期昌運雍熙萬寓清乾坤資化育海嶽共休明闢土欣耕
稼銷戈遂偃兵殊方歌聖澤執贄賀昇平賀朝歡詞曰四海皇
風被千年德水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成君臣同慶樂詞曰
主聖開昌曆臣忠奉大猷君看偃革後便是太平秋候行至太
社及太廟門工人下馬陳列於門外據周禮大司樂註云獻於

祖大司馬云先凱樂獻于社謹詳禮義則社廟之中似合奏樂
伏以尊嚴之地鑿吹謹謹既無明文或垂肅敬今請並各於門
外陳設不奏歌曲俟告獻禮畢復導引奏曲如儀至皇帝所御
樓前兵仗旌門外二十步樂工皆下馬徐行前進兵部尚書介
冑執越於旌門內中路前導周禮師有功則大司馬左執律右
秉鉞以先凱樂註云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示將威令吹律聽
聲其術久廢請以秉鉞以存禮文次協律即二人公服執麾亦
於門外分導鼓吹令丞引樂工等至位立定太常卿於樂工之
前跪具官臣某奏事請奏凱樂協律即舉麾鼓吹大振作徧奏
破陣樂等四曲樂闋協律即偃麾太常卿又跪奏樂畢兵部尚
書太常卿退樂工等並旌門外立訖然後引俘馘入獻及稱賀
如別儀別有獻俘儀註如俘囚引出方退伏請宣付當司編入新禮乃
令樂工教習依奏

陳氏樂書曰唐六曲曰凡軍鼓之制有三一曰銅鼓二曰戰鼓三曰鐃鼓其制皆五采為重蓋究觀樂圖鐃鼓吹部用之唐朝特設為儀而不擊爾然劉嶽定軍禮謂鼓吹未知其始漢以雄朔野而有之鳴笳以和簫非八音也隋大業中鐃鼓十二曲供大駕六曲供皇太子三曲供王公宴饗所用也觀漢有鼓吹鐃歌十八曲晉有鼓吹鐃歌古辭十六篇宋有鼓吹鐃歌十篇然則鐃歌豈非鼓吹鐃歌之鼓耶唐目鐃鼓以下屬鐃鼓制律書樂圖云鐃軍樂也其部四色七曲一曰破陣樂二曰上車三曰行車四曰句城五曰平安六曰龍樂七曰太平各有辭也

宋朝鹵簿大駕六引官開封令無鼓吹開封牧二十三人擗鼓金鈺各一大鼓十鐃鼓一簫笳大橫吹各二笛及簫篳篥及笳各一太常卿同上司徒六十四人擗鼓金鈺各一大鼓長鳴各十六鐃鼓一簫笳大鼓吹各四節鼓一笛及簫篳篥及笳各四

御史大夫兵部尚書並同擗鼓牧其大駕前部千六十四人鼓吹令二負府史四主帥八擗鼓金鈺各十二主帥二十長鳴一百二十主帥四鐃鼓十二歌拱宸管或以篳篥充簫笳各二十四主帥十大橫吹百二十節鼓二笛簫篳篥桃皮篳篥各二十四主帥四擗鼓金鈺各十二主帥十小鼓中鳴各百二十主帥四羽葆鼓十二歌拱宸管或以笛充簫笳各二十四後部四百八十人鼓吹丞二負典事四主帥四羽葆鼓十二歌拱宸管或以篳篥充簫各二十四主帥二笳二十四主帥四鐃鼓十二歌拱宸管以笛充簫笳各二十四主帥八小橫吹百二十笛篳篥桃皮篳篥各二十四若親祠輿駕出宮則宣德門太廟南郊警場千一百一十六人鼓吹令丞各二負職掌四府典史八都知一院官錄事一歌篳篥簫笛共百八金鈺二十四奏嚴鼓鳴角大橫吹小橫吹各百二十歌笛各九十六節鼓三笳百四

十四箏九十六桃皮箏四十八通主轄人負共千二百七
十五凡大駕鼓吹通五引用工千五百三十法駕三分損一用
二引開封牧御史大夫各十小駕八百一十六工初太祖受命
承五代之後損省浮長而鼓吹局工多闕每舉大禮一切取於
軍隸以足之至一品以下葬應後遂為常大禮車駕宿齋所止
夜設警場每奏先作金鈺四次大角四次金鈺二十四次大角
鼓百二十次橫吹等作一曲如昇者三疊謂之一奏三奏少止
五分其夜而奏之乘輿至青城祀前一日御闕門觀嚴警亦勞
賜焉若巡幸則夜奏以行宮前人數減於大禮用八百八十人
太祖皇帝建隆四年十一月南郊鹵簿使張昭言準舊儀轡駕
將出宮入廟赴南郊齋宿皆有夜警晨嚴之制唐憲宗親郊時
禮儀使高郢奏稱據鼓吹局申齋宿夜奏嚴是夜警恐與槌鼓
版奏二嚴事不同况其時不作樂懸不鳴鼓吹務要清潔其致

齋夜奏三嚴請不行詳酌禮典奏嚴之設本緣警備事體與作
樂全殊况齋宿之夜千乘萬騎宿於儀仗之中苟無鼓漏之微
巡何以警衆多之耳目望依舊禮施行從之

乾德四年判太常寺和峴言郊祀有夜警晨嚴六州十二時及
鼓吹迴仗時駕前導引三曲見闕樂章望差官撰進下寺教習
應奉詔諸樂章令峴修撰教習供應

程氏演繁露曰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近世好事者倚其
聲為弔古詞如秦亡草昧劉項起吞併者是也音調悲壯
又以古興亡事實文之聞其歌使人慷慨良不與豔詞同
科誠可喜也

本朝鼓吹止有四曲十二時導引降仙臺并六州為四每
大禮宿齋或行幸遇夜每更三奏名為警場 真宗至自
幸毫親饗太廟登歌始作聞奏嚴遂詔自今行禮罷乃奏

政和七年詔六州改名崇明祀然天下仍謂之六州其稱謂已熟也今前輩集中大祀大郵皆有此詞

先是角工不足常取於州縣及營兵以充祥符中命籍兵二百餘工使長隸太常以閱習焉凡大樂充庭則鼓吹局設熊罷十二案於官縣之外率一案用十工龍鳳鼓一金鐘角三曲警嚴用之大梅花小梅花鼓吹五曲御製奉禋歌舊有十餘儀衛故別有導引二曲也其餘大小鼓橫吹曲悉不傳唐末大亂舊聲皆盡國朝惟大角傳三曲而已其鼓吹四曲悉用教坊新聲車駕出入奏導引及降仙臺警嚴奏六州十二時皆隨月用宮

仁宗既定雅樂并及鼓吹且謂警嚴一奏不應再用其曲親製奉禋歌以備三疊又詔聶冠卿李照造辭以配聲下本局歌之是年郊祀遂用焉皇祐親饗明堂御製合官歌熙寧親

郊導引還青城增降仙臺曲

仁宗皇祐二年帝謂輔臣曰明堂直端門而致齋於內奏嚴於外恐失靜恭之意因下太常禮議而議者言警場本古之鼓鑿所謂夜戒守鼓者也故王者師行吉行皆用之今乘輿宿齋其儀衛本緣祀事則警場亦因以警眾非徒取觀聽之盛恐不可廢若以奏嚴之音去明堂近則請列於宣德門百步之外俟行禮時罷奏一嚴亦足以稱虔恭祀事之意帝復謂輔臣曰既不可廢則祀前一夕邇於接神宜罷之

神宗元豐中獻言者論鼓吹樂以為害雅欲調治之令與正聲相得楊傑言正樂者先王之德音所以感召和氣格降鬼神移變風俗而鼓吹者軍旅之樂耳蓋鼓角橫吹起於西域聖人存四夷之樂所以一天下也存軍旅之樂示不忘武備也鞞鞞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斂而歌之燕亦如之今大祀車

駕所在則鼓吹與武嚴之樂陳於門而更奏之以備警嚴大朝會則鼓吹列於宮架之外其器既異先代之器而施設槩與正樂不同國初以來奏大樂作鼓吹備而不作同名爲樂而用實異雖其音聲間有符合而宮調稱謂不可淆亂故大樂以十二律呂名之鼓吹之樂則曰正宮之類而已若以律呂變易胡部宮調則名混同而樂相紊亂矣遂不復行

徽宗政和七年議禮局奏曰古者王師克捷必奏凱所以耀武事旌勳伐黃帝涿鹿有功命岐伯作凱樂以勸士諷敵故其曲有靈夔競鷓鴣爭石墜崖壯士怒之名周官王師大獻則令奏凱樂樂師凡軍大獻則教凱歌漢有朱鷺等十八曲魏晉而下莫不沿存尚皆謂饒歌鼓吹曲各易其名以紀功烈今所設鼓吹唯備警衛而已未有饒歌之曲非所以彰休德而揚偉績也乞詔儒臣討論撰述因事命名各審協聲律播之鼓吹俾工師習

之凡王師大獻則令鼓吹具卷以聳群聽從之十二月詔六州改名崇明祀十二改名稱吉禮導引改名熙事備成六引內者備而不作大禮車駕宿齋所止夜設警場用一千二百七十五人奏嚴用金鈺大角大鼓角用大小橫吹篳篥簫笳笛歌六州十二時每更三奏之

高宗紹興十三年太常寺言將來郊祀大禮排設大駕鹵簿儀仗并六引共用鼓吹八百八十四人內鼓吹令丞二人昨在京本寺自有令丞如闕以次充攝目今並闕人又府史典史各四人舊繫本寺人吏充攝緣人吏將來並充替者等已上並乞差殿司指揮使以上充又指揮使二人舊繫殿司差撥又帥兵官四十六人舊繫殿前馬步二司差受宣人充今乞並令逐司依舊歌色四十八人金鈺十七人摑鼓十七人大鼓一百一十人小鼓六十人長鳴六十人中鳴六十人鑊鼓十七人拱宸管三

十六人羽葆鼓十二人鼙栗二十九人桃皮鼙栗二十四人笳八十七人大橫吹七十人小橫吹六十人簫八十七人笛二十九人節鼓一名已上舊繫差本寺鼓吹局樂工一百餘人不足並於逐司貼差雜攢樂人充今鼓吹局樂工即日並闕其前項合用人數並乞令逐司依名色人數下諸軍及將下剗刷稍諳樂藝之人從之

先是在京排設嚴更警場用奏嚴鼓一百二十四面金鈺二十四面鳴角一百二十隻至是以地步窄狹難以排設止用鼓角各六十金鈺二十並差用殿前司中軍人物

孝宗興隆二年兵部言奉明詔大禮乘輿服御除玉輅平輦等外所用人數並從省約內鼓吹合用八百四十一人止有五百八十八人警場合用二百七十五人止用一百三十人

按漢志言漢樂有四其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

之所用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之所用則鼓吹與鐃歌自是二樂而其用亦殊然蔡邕言鼓吹者蓋短簫鐃歌而俱以爲軍樂則似漢人已合而爲一但短簫鐃歌漢有其樂章魏晉以來因之大槩皆敘述頌美時主之功德而鼓吹則魏晉以來以給賜臣下上自王公下至牙門督將皆有之且以爲葬儀蓋鐃歌上同乎國家之雅頌而鼓吹下儕於臣下之鹵部非唯所用尊卑懸絕而俱不以爲軍中之樂矣至唐宋則又以二名合爲一而以爲乘輿出入警嚴之樂然其所用柁鼓金鈺鐃鼓簫笳橫吹長鳴篳篥之屬皆俗部樂也故郊祀之時太常雅樂以禮神鼓吹嚴警以戒衆或病其雅鄭雜襲失齋肅寅恭之誼者此也又鼓吹本軍中之樂郊裡齋宿之時大駕鹵簿以及從官六軍百執事輿衛繁多千乘萬

騎旅宿以將事蓋雖非征伐而所動者衆所軍行師
從是也則夜警晨嚴之制誠不可廢至於冊寶上尊號
奉天書虞主祔廟皆用之則不類矣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八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樂考 夷部樂

周禮鞀師掌教鞀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舞之以東夷之樂大饗亦

如之鞀凡舞之樂皆門外為之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

歌及舞散樂以其不官之真內謂之為散黃門倡者謂優之人亦非官樂也

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能舞者

鞀韞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四方之樂東方曰鞀南方曰韞

雅以南是也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祭則歛而歌之燕亦

不也言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於舞

如之吹之以管籥為之聲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

樂特予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特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味味昧曰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也樂特戟舞助時殺也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樂特干舞助時藏也又曰先王推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制夷樂何不制夷禮禮者身當履而行之夷狄不能行禮也

陳氏樂書曰詩者民之情性歌者民之歡心是歌始於詩而樂又始於歌凡此內自中國外暨四夷其風聲氣俗雖因水土不同至於所以為情性為歡心未始少異也古人之於禽類一載好其音猶且取之况夷歌乎故周官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獻而歌也燕亦如之蓋四夷之民異音而同歌先王祭祀燕饗必用之者以其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服而役之得其歡心使鼓舞焉以

承祭祀供饗燕君子之所樂故也傳曰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其此之謂乎然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也樂者遠近所同禮樂異制而已故制其樂不制其禮恐其不能從中國禮故也豈非五方之民皆有性不可推移然耶臣觀契丹視他戎狄最為彊桀然所用聲曲皆竊取中國之伎但不能和闐婉諧彈絲撥管趨於成音而已耻其本俗所翫禁止不傳而中國第其蕃歌與舞其制小橫笛一拍鼓一拍板一歌者一二人和入其聲嘯離促迫舞者假面為胡人衣服皆効之軍中多尚此伎太宗雍熙中惡其亂華樂也詔天下禁止焉可謂甚盛之舉矣然今天下部落效為此伎者甚眾非特無知之民為之往往士大夫之家亦喜為之誠推大宗禁止之制凡朝廷作夷樂特施於國門之外以樂蕃使可也苟用之燕饗非所以示

天下移風俗之意也

東夷

高麗 其國樂工人紫羅帽飾以烏羽黃大袖紫羅帶大口袴赤皮鞞五色縹繩舞者四人椎髻於後有絳抹額飾以金鑑二人黃裙襦赤黃袴二人赤黃裙襦袴極長其袖烏皮鞞雙并立而舞隋唐九部樂有高麗伎其樂器已見俗樂門此不詳具唐武后時尚餘二十五曲貞元末唯能集一曲衣服亦寔衰敗失其本風僞備并越調夷窟曲李勣破高麗所進也宋乾德四年鎮州進伶官二十八人善習高麗部樂賜衣服銀帶遣歸本道元豐間來臣求中國樂工教之今之樂大抵中國制中國使至嘗出家樂以侑酒

百濟 其國之樂有鼓角篳篥箏篳篥笛之樂投壺圍碁樗蒲握槊弄珠之戲宋朝初得之至後魏太武滅北燕亦得之而未

具周武滅齊威振海外二國各獻其樂周人列於樂部謂之國伎隋文平陳并與文康禮畢而得之唐貞觀中嘗滅百濟國盡得其樂至中宗時工人亡散開元中岐主範為太常卿復奏置之其器有箏笛桃皮箏篳篥篳篥其歌曲八般涉調唐英公將薛仁貴破其國得而進之也歌者有五種焉其舞用二人紫大袖裙襦章甫冠皮履章甫商冠也而東夷服之豈亦得其遺制歟古人嘗謂禮失求諸夷信矣

獫狁 常以歲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為儻天其作樂大抵與夫餘國同特所用月異耳

三韓 其俗信鬼神常以五月祭之晝夜群飲鼓瑟歌舞踏地為節十月農功畢亦如之瑟形如筑彈之亦音曲云馬韓國常以五月下

田種畢功因祭鬼神晝夜聚飲歌舞數十人蹋地低昂以手足相應為節有類鐸舞農功畢亦如之

夫餘 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絕

新羅 每歲八月十五日設樂令群官射賞以馬布唐貞觀中遣使獻女樂二人

倭國 其樂有五弦琴笛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為樂隋大業中嘗遣裴世清使其國其王設儀仗鼓角歌舞迎之

日本 自唐以來屢遣貢使三月二日有桃花曲水宴八月十五日放生會呈百戲其樂有中國高麗二部歌詞雖甚雕刻而膚淺

勿吉 隋開皇中遣使朝貢文帝厚勞宴之率皆起舞曲折多

西戎 西魏與高昌通始有高昌部之樂以備宴饗隋開皇中

嘗來獻聖明樂曲唐太宗伐其國盡得其樂其器有豎箏篋琵琶五弦笙笛簫箏篋毛負鼓都曇鼓答臘鼓腰鼓羯鼓鷄婁鼓

銅鼓銅鈸具等十五種為一部工二十人舞人白襖錦袖赤皮鞞赤皮帶紅抹額

龜茲 自呂光滅龜茲因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後魏平中原復獲之其聲後多變易至隋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

等凡三部開皇中列於七部樂其器大盛於閭閥唐以為十部燕樂奏安息樂以下雷大鼓用龜茲樂尤盛於開元之時曹婆

羅門累代傳其素業太和初有米禾稼米萬搗樂色舞舞並見俗部樂唐十部

下錄不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袖緋布袴舞者四人紅抹額緋襖白袴帑烏皮靴其舞曲有小天踈勒塩焉

踈勒 其樂有豎箏篋琵琶五弦橫笛簫箏篋答臘腰鼓羯鼓提鼓鷄婁鼓十種為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兀利死讓樂舞曲

有遠服解曲有塩曲盖起自後魏平馮氏通西域時隋唐以備燕樂部樂工人皂絲布白頭巾袍錦標白絲布袴舞文白襖錦袖赤皮靴赤皮帶曲調有昔昔塩一臺塩之類

容齋洪氏隨筆曰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其詩曰昔昔塩凡十韻唐趙嘏廣之為二十章按樂苑以為羽調曲玄怪錄載蘧篠三娘工唱阿鵲塩又有突厥塩黃帝塩白鶴塩神雀塩踈勒滿座塩歸國塩唐詩媚賴吳娘唱是塩更奏新聲刮骨塩然則歌詩謂之塩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云今南岳廟獻神樂曲有黃帝塩而俗傳以為皇帝炎長河志從而書之盖不考也

康國 其樂器有長笛正鼓和鼓銅鈸四種為一部工七人歌曲有二殿農和去舞曲有賀蘭鉢鼻始末奚波地農慧鉢鼻始前按地慧地等四曲盖自周閔帝聘北狄女為后獲西戎伎樂

也隋唐以備燕樂部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領舞二人緋襖錦領袖綠綾襦袴赤皮靴白袴帑舞急轉如風俗謂之胡旋

安國 其樂器有筚篥琵琶五弦笛簫雙箏篳正鼓和鼓銅鈸歌簫小箏篳桃皮箏篳腰鼓齊鼓檐鼓貝等十四種為一部工十八人歌曲有附莖單時歌芝栖舞曲有末奚舞芝栖解曲有居桓後魏平馮氏通西域得其伎隋唐以備燕樂部樂工人皂絲布頭巾錦標紫袖袴舞二人紫襖白袴帑赤皮靴

乞寒 本西國外蕃唐國之樂其樂器有大鼓小鼓琵琶五弦筚篥笛其樂大抵以十一月裸露形體澆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也

唐神龍時并州清源令呂元泰上書曰洪範庶證謀時寒若禮曰秋行夏令寒暑不節陰陽不調政令之失休咎之應君臣所

感君能謀事則時寒順之何必效胡俗而乞索哉先天二年中書令張說諫曰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威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滋甚法殊魯禮褻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道願擇芻言特罷此戲至開元元年十二月敕臘月乞寒外蕃所出漸浸成俗因循以久自今以後無問蕃漢即宜禁斷

西涼 晉末中原喪亂張軌據有河西符秦通涼州旋復隔絕其樂具鐘磬蓋涼人所傳中國舊樂雜以羗胡之聲也自後魏傳隋及唐以備燕樂部樂工平巾幘緋裙方舞四人假髻玉支釵紫綵布褶白大袴五彩接烏皮靴白舞一人史不載其服色其器有編鐘編磬琵琶五弦豎篳篥卧篳篥箏箏箏簫等大小屬策豎笛橫吹腰鼓齊鼓檐鼓銅鈸具為一部工二十七人其歌曲謂之涼州又謂之新涼州皆入婆陀調中西涼府都督郭

知運等所進也唐坐立二部惟慶善樂獨用西涼故明皇嘗命紅桃歌涼州謂其詞貴妃所製豈貴妃製之知運進之耶涼州進新曲明皇命諸王於便殿觀之曲終諸王皆稱萬歲獨寧王不賀明皇詢其故寧王曰夫曲者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徵羽臣見此曲宮離而少微商亂而加暴宮者君也商者臣也宮不勝則君體卑商有餘則臣事僭臣恐異日臣下有悖亂之事陛下有播越之禍兆於斯曲矣洎祿山南犯明皇西幸始知寧王善音而胡音適以亂華也可不戒哉

天竺 其樂器有鳳首箏篳篥琵琶五弦橫笛銅鼓毛真鼓都曇鼓銅鈸具等九種為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朝天曲蓋自張重華據有涼州重譯來貢男伎者也其後國子為沙門來遊又傳其方音漢安帝時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剗腸胃唐高宗惡其驚俗勅西域關津不令入中國亦一時英斷也

商調有大朝 樂工人皂綵布頭巾白練襦紫綾袴緋帔舞二人
天小朝天 辭髮朝霞架梁行纏碧麻鞋其舞曲有小朝天南蠻北狄之俗
皆隨髮際斷髮今舞者咸用繩維首反約髮折肉於繩下此其
本也

大宛 其國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種其馬有肉角數寸或
鮮人語言及知音樂其舞與鼓節相應觀馬如此其樂可知矣
吐蕃 其俗以麥熟為歲百圍棊六博吹蠡鳴鼓以為戲樂

干闥 其俗以十二月一日肆筵設席拍手撥胡琴唱歌故隋
代胡部舞曲亦有干闥佛曲焉宋開寶中有僧吉祥以其國王
書來上自言破踈勒國得舞象一欲以為首詔從焉

拂菻 其國每歲蒲桃熟時造酒肆筵彈胡琴打偏鼓拍手歌
舞以為樂焉
南蠻

九真徼外蠻 其俗尚銅鼓以高為貴方其初成招致同類
飲食用金銀釵擊之

扶南 隋煬帝平林邑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琴朴陋不可用但
以天竺樂轉寫其聲而不齒樂部

赤土 扶南之別種隋大業中遣常駿等使其國其王遣婆羅
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吹螺擊鼓以迓之及使至女樂迭奏并
用天竺樂

婆利國 梁天監中遣使通朝貢其王姓陳嬌如出則以象駕
輿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以為樂

林邑 其樂有琴笛琵琶五弦頗同中國制度至於擊鼓以警
衆吹蠡以即戎此其異也南蠻之樂多擊鼓吹螺

附國 在蜀郡西北其國俗好歌舞其樂器則鼓簧吹長笛有
死者則子孫帶劍殺鬼報寃焉

哥羅國 漢時聞于中國其音樂有瑟琶橫笛銅鈸鐵鼓

闍婆 其樂有橫笛鼓板亦能舞

三佛齊 其樂有小琴小鼓崑崙奴踏曲為樂

占城 其俗四月有游船之戲七月集民作歌禳災答謝天道

其樂器有胡琴笛鼓大鼓

牂牁 其俗擊鼓銅鑼以祀神宋至道中來朝太宗令作本國

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良久十數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

頓地為節詢其名則曰水曲也

張蕃 其王每歲正月一日七月一日公衙會諸蕃飲宴亦動

番樂上戸女出嫁亦用銅鼓銅鑼焉

龍番 其俗凡遇四序稱賀作樂擊大鼓吹長笛批管瑟律杖

鼓其樂曲有賀聖朝天下樂應天長至於有物故者雷告天鼓

或倡挽歌焉

石蕃 其俗每遇四季節序會官屬宴樂其樂器有琵琶箏篋

大鼓其曲各有願天長感天恩感皇恩天下樂云

羅蕃 其王每日授衙凡遇祭饗管設只於平川坡野間其作

樂不過鳴大吹笛簾笙樂人踏舞而已

揮國 漢安帝時來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大

會作之於庭諫議大夫陳禪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樂

南詔 唐貞元中南詔異年尋作奉聖樂舞因西川押雲南八

國使韋臯以進上御麟德殿閱之是不知古夷樂作於國門右

辟之義也南詔調奉聖樂曲用黃鐘之宮舞大成舞伎六十四

人贊引六人序曲二十八疊執羽而舞南詔奉聖樂字曲將終

雷鼓作於四隅舞者皆拜金聲作而起執羽稽首以象朝覲每

拜跪節以鈺鼓又為五均一曰黃鐘宮之宮二曰太簇商之宮

三曰姑洗角之宮四曰林鐘徵之宮五曰南呂羽之宮其文義

繁雜不足復紀德宗既闕於麟德殿以授太常工人自是殿庭宴則立奏宮中則坐奏有坐部伎立部伎

扶婁 周成王之時南垂之南有扶婁國或於掌中備百獸之樂宛轉屈曲於指間人形長數分神怪歛忽莫可名狀後世樂府猶存此伎其歌舞之類不可得而知拾遺記見王子年

渤泥 其國人宴會聚樂必坎鼓吹笛擊鉞批掌歌舞以為樂彌臣 邊海之國其主以木柵居海際水中百姓皆樓居俗好音樂樓兩端各置鼓飲酒即擊之男女攜手樓中踏舞為樂在永昌城之西南

古奴 其俗晝夜作市舟中皆鳴鼓吹角以為樂其衣被頗類中國

白狼 東漢明帝永平中宋輔為益州刺史移檄西南夷喻以聖德白狼王糖菽等百餘國重譯來庭有歌詩三章輔所獻也

東觀漢記備載其詞及夷人本語皆重譯訓詁為華言使覽曉焉 歌三章其一遠夷慕德其二遠夷懷德其三遠夷懷德

大食麻囉拔 其俗每年以二月為歲首歌者多以胡琴吹笛鳴小鼓舞唱拍

驃國 唐貞元中重譯來朝獻樂凡一十曲工三十五人其國與天竺相近故樂多演釋氏經論之詞每為曲皆齊聲唱各以兩齊歛為赴節之狀一低一仰未嘗不對有類中國柘枝舞焉

獠蠻 獠蓋蠻之別種其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子弟自吹擊之多執不用竹為簧群聚鼓之以為音節邈黎 其民俗七日一次禮佛作樂動胡琴打鼓子飲宴以為節序

陳氏樂書曰樂有歌歌有曲曲有調故宮調胡名婆陀力

樂考 卷一百一十一
調又名道調婆羅門曰阿修羅聲也商調胡名大乞食調
又名越調又名雙調婆羅門曰帝釋聲也角調胡名涉折
調又名阿謀調婆羅門曰大辯天聲也徵調胡多名婆臘
調婆羅門曰那羅延天連也羽調胡名般涉調又名平調
移風婆羅門曰梵天聲也變宮調胡名阿詭調也李唐樂
府曲調有普光佛曲彌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曲
如來藏佛曲藥師琉璃光佛曲無威感德佛曲龜茲佛曲
並入婆陀調也釋迦牟尼佛曲寶花步佛曲觀法會佛曲
帝釋幢佛曲妙花佛曲無光意佛曲阿彌陀佛曲燒香佛
曲十地佛曲並入乞食調也大妙至極曲鮮曲並入越調
也摩尼佛曲入雙調也蘇密七俱陀佛曲日光騰佛曲入
商調也邪勒佛曲入徵調也觀音佛曲永寧佛曲文德佛
曲婆羅樹佛曲入羽調也遷星佛曲入般涉調也提梵入

移風調也

北狄

北狄之樂本馬上樂自漢以來總歸鼓吹部後魏樂府始有北
歌史所謂貢人代歌是也代都時命掖庭宮人晨夕歌之用隋
代與西涼樂雜奏當時存者五十三章其名可解者六章而已
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淨王太子企喻是也梁
樂府鼓吹又有太白淨皇太子小白淨皇太子企喻等曲隋鼓
吹有白淨王太子曲與北歌校之其音皆異豈皆傳聞不同邪
西涼節度蓋嘉運所進北庭伊州一北歌之一也唐開元中歌
工長孫元忠之祖嘗授北歌於侯將軍貴昌正觀中詔貴昌以
其聲教樂府能譯者亦不能通知其詞蓋年歲久遠失其真矣
豈非荀卿所謂節奏久而絕者乎

大遼 有八部其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

輩前行士女隨之更和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鎚焉

宋太宗雍熙四年帝以北戎侵軼惡軍中習蕃歌以雜華樂詔諸道禁止之至道元年定州言新羅設番人二十人自契丹亡歸傳送闕下帝召見便殿皆手持大螺如五升器稱在契丹十一年教令學吹此者凡五十輩帝令吹之聲重濁奮厲大率如角問其曲云單于並賜衣服緡錢隸軍籍

鮮卑 周隋世北歌與西涼樂雜奏其不可解者多可汗之辭是燕魏之際鮮卑歌也後世惟琴曲傳胡笳聲云

陳氏樂書曰隋大業中備作六代之樂華夷交錯其器千百煬帝分爲九部以漢樂坐部爲首外以陳國樂舞玉樹後庭花也西京與清樂并龜茲五天竺國之樂并合佛曲法曲也安國百濟南蠻東夷之樂並合野音之曲胡旋之舞也樂苑又以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疎勒安國高麗

禮畢爲九部必當損益不同始末異制不可得而知也觀開皇中顏之推上言今太常雅樂盡用胡聲請憑梁國舊事考尋古曲高祖曰梁亡國之音柰何遣我用邪由此觀之隋唐之樂雖有雅胡俗三者之別實不離胡聲也歷代公襲其失如此聖朝宜講制作削去而釐正之實萬世利也

按明堂位言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周禮鞀師掌教鞀樂鞀即昧也獨西戎北狄之樂不見於經豈周之興也肇於西北而化行及於東南故必俟東夷南蠻之樂盡入於王府然後足以言聲教之遠被耶然觀隋唐所謂燕樂則西戎之樂居其大半鄭夾漈以爲雅頌亦自西周始凡清樂妙舞未有不自西出者八音之音以金爲主五方之樂惟西是承雖曰人爲亦莫非稟五

行之精氣而然是固一說也愚又以爲自晉氏南遷之後戎狄亂華如符氏出於氏姚氏出於姜皆西戎也亦既奄有中原而以議禮制度自詭及張氏據河右獨能得華夏之舊音繼以呂光禿髮沮渠之屬又皆西戎也蓋華夏之樂流入於西戎西戎之樂混入於華夏自此始矣隋既混一合南北之樂而爲七部伎所謂清商三調者本中華之樂晉室播遷而入于涼州張氏亡而入于秦姚氏亡而入于江南陳亡而復入北其轉折如此則其初固本不出於西戎也

徹樂

周官大司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諸侯薨令去樂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五岳岱在兗州衡在荊州嵩在豫州華在維州恒在并州魏恒怪也大怪異災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竄及震裂爲害者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

去者不入藏之可知大札大凶大戡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魏劉九靡反舊音怪也

魯襄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

萬入去籥釋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各籥管也猶廢釋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禮也晉知悼子卒未葬悼子晉大平公飲酒與群師曠李調

侍侍與君宴也燕禮記曰請旅侍鼓鐘樂作也燕禮賓入門杜蕢臣李調如字左傳作外嬖之叔鼓鐘奏肆夏既獻而樂闋如之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或作屠蒯曰在寢杜

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皆酌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

開予是以不與爾言曩向也謂始來入時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知悼子在堂斯

其為子卯也大矣

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雜記曰君於曠也

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

詔告也大師飲調何也曰調也

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

言調食酒

近臣亦當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

規君疾憂防禁防是以飲之也防禁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

則杜蕢洗而揚觶

舉爵於君也禮揚作騰揚公謂侍者曰如

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

欲後世以為戒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

杜舉

此爵遂因杜蕢為名畢獻之實與君

左傳晉荀盈如齊逆女

自為還六月卒于戲陽

絳未葬晉侯飲酒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

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為

之許之而遂酌以飲工

工樂師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

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疾惡也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

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言痛疾過女弗

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

外都大夫曰汝為君目將

司明也

職在外服以旌禮也禮以行事

也物有其容

容貌今君之容非其物也

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

則志

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

罪也公說徹酒

曲禮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樂

不相干也故

謂灾禍喪病

陳氏樂書曰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

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

絕樂蓋樂不止於琴瑟而琴瑟特常御者而已曲禮曰君

子無故不徹琴瑟大功之親有服其將至則為有故矣雖

辟琴瑟可也未至則不必辟矣小功之親有服雖至不絕

樂其將至又可知矣若夫於已有小功之喪議而及樂又禮之所棄也

又曰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為踰月則其善也孟獻子禫架而不樂孔子以為加於人一等矣蓋朝祥暮歌者於禮為不及故必踰月然後善禫架而不樂者於禮為過故不謂之知禮特謂之加於人一等而已祥而縞是月禮徒月樂然則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非樂當作之時也祥而踰月禫而徒月樂作之時也祥禫而樂作豈先王因人情而為之節文邪

後漢仲長統論散齋可宴樂御史大夫郗慮奏改國家齋日從古制諸祭祀皆十日致齋七日散齋三日致齋散齋之日內有嘉慶之事或言可賀會宴樂或言不可尚書令荀彧與臺郎董

議曰禮志云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又云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散齋則是事之漸然則散齋未絕外內與宴樂之事今一歲之內大小祭祀齋將三百日如此無復用樂之時古今之制當各從所宜若外張多日而內實犯禮乃所以廢齋也散齋宜從得會宴樂

晉有司下太常曰朝廷過密則素會時云應懸而不樂博士孔恢議曰素會宜都懸設樂為作不作則不宜懸也孟獻子懸自是應作而不作耳故夫子曰加於人一等非為不應作而應懸也國諱尚近謂金不可陳於庭也于時不從恢議正朝自懸而不作

徐廣論曰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妓樂百戲是則魏不以喪廢樂也晉武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永和中和為中原山陵未修復頻年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

褚泉薨元會又廢樂孝武太元六年為皇后王氏喪亦廢樂孝武崩太傅錄尚書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暮為斷

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以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衰麻以服玄黃除吉駕鹵簿又凶事無樂過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摯虞以為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葬日中反虞迎神而還春秋傳鄭大夫公孫蠆丑介卒天子追賜大路使以行士喪禮葬有棗乘車以載生之服此皆不唯載輅兼有吉駕之明文也既設吉駕則宜有導從以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臣子衰麻不得為身而釋以為君父則無不可顧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禮設古服導從如舊其凶服鼓吹宜除詔從之

惠帝永寧元年冬改懷太子母喪三年制未終大司馬府參軍

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舉樂引春秋傳曰母以子貴而儒者謂傳重非嫡服同眾子經無明據於義為短今太子正位東宮繼體承業監國嘗膳既處其重無復議其輕制也二年正會不宜舉樂

懷帝永嘉元年冬惠帝三年制未終司徒左長史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作樂以為自古帝王相承雖生及有異而受重同禮禮王侯尊殊得臣諸父兄弟故以僖嗣閔左氏謂之逆祀雖代變時殊質文不同至於受重尊祖敬宗其義一也書稱過密諒闇之事或以衰麻卒禮或以心喪終制故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曰王宴樂已早二年正會不宜作樂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元帝時為丞相在建業主簿熊遠議以懷帝梓宮未返正會不宜作樂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過密八音禮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崩於虜廷梓宮未返人神同

忿兆庶怨嗟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如矜黎庶塗炭之困久廢
歡悅伎樂之事謂宜設饌以賜群下而已大將軍王敦時南閣
祭酒范堅白事云伏見每元會衆樂備奏倡伎兼作愚淺多蔽
竊有未安今國耻未雪梓官幽遐不應備樂敦使州府博議參
軍周武議云禮古今不同謂宜取則於朝廷敦從之

晉符問章皇后雖哀限未終后主已入廟當作樂不博士徐虔
議引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猶議之今
宜不懸慶又引周禮有憂則弛懸今天子蒙塵攝主不宜作樂
但先人血祀不可廢耳魯莊公主已入廟閔公二年吉禘猶曰
未可以吉是不係於入廟也謂不宜設樂

晉征北將軍褚裒薨皇太后未葬太后居喪符問皇帝元會當
作樂不尚書王彪之議今若鐘懸鼓吹皆可以作者其餘羽毛
絲竹奚為廢之竊所未喻元皇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

設樂恭皇后夏崩成帝咸康八年饗萬國不盡徹樂未詳二帝
故事孰得孰失且恭皇后崩垂向周月朝行權制六宮煥然故
以即吉經時雖尊於萬國然於帝為卑不盡徹樂之詔或指在
於斯也縱令咸康未不盡徹樂以為合禮亦非所以證今明喻
也禮云母有喪聲聞焉則不舉樂夫人之事親尊自王者達於
庶人不以貴賤異禮也皇太后始居至哀縗麻服在躬號哭無
時鼓鐘歌簫之音實聞于內殿非禮所謂不舉樂之說今所欲
存者輕所為廢者重略輕崇重附禮合情敦於體訓於是乎在
意如前議謂應設鼓懸鐘而不作

晉時廣昌鄉君喪御史中丞熊遠表宜廢小會遠言被符冬至
後小會廣昌鄉君喪殯日淺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
况餘事乎冬至唯其群下奏賀而已未宜便小會有詔以遠表
議示太常賀循曰咸寧二年武皇帝故事三朝發哀三日不舉

樂今舊事明文卿詳擬處答循言臣按禮雜記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今雖降而無服三月之內猶錫練以居不接吉事如遠所啓咸寧詔書雖不合古義然隨時立宜已爲定制誠非群下所得誚論穆帝升平元年冬至節小會廬陵公主未葬符問應作樂不博士荀訥曹耽等言君於大夫比卒哭不舉樂公主加有骨肉之親宜闕樂太常王彪之引晉武帝詔應作樂按武皇詔三朝舉哀者三旬乃舉樂其一朝舉哀者三日則舉樂太始十年春長樂長公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風武王薨武皇並舉哀三日而已中興以來更參論不改此制今小會宜作樂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月是康帝忌月于時疑不定下太常禮官荀訥議稱禮只有忌日無忌月語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益無禮據當時從訥所議軍樂是軍容與常樂不等謂振作於事無嫌從之

唐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詔宜以來年正月二日受朝其樂懸及享群臣並停永徽元年正月有司言依禮享祀郊廟並奏官懸比停教習恐致廢忘伏尋故實漢魏祗祔之後庶事如舊國之大禮祠典爲先今旣逾年理宜從吉若不隸習即恐不調誠敬有虧致招罪責並從之

代宗大曆十四年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奏謹按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鄭註云去謂釋下也且知哀輕者釋哀重者藏又晉元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不設樂晉博士孔恢議朝廷造密懸而不樂恢以爲宜都去懸設樂爲作不作則不宜懸國哀尚近諸金石不可陳於庭伏請三年未畢朝會都不設縣如有大臣薨歿則事輕宜懸而不作勅付所司

宋仁宗嘉祐七年祕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有司援

舊制禮樂備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謹按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寬議為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樂明矣臣以為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請用樂其在廟則如寬之議所冀略輕存重不失其稱下其章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煙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祭地以腥為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為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謂此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呼召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於陽也次灌地求神於陰達於淵泉也周人尚

臭四時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今七廟連室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舊制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縣而不作其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宮太一及禘百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畢於廟則樂可不作翰林學士王珪等以為社稷國之所尊其祠日若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伏請亦不去樂詔可神宗熙寧元年冬至親郊在亮闇內音樂緣事神皆不可廢於是禮院請郊廟及景靈宮用樂外鹵簿鼓吹及樓前太常鈞容等樂皆備而不作其警場但鳴金鈺鼓角而已詔可自後或有故則廢樂則用以為例

高宗紹興十二年初上居諒闇臣僚有請明堂行禮宜停罷奏樂受胙等事上亟諭禮官詳定太常寺檢照景德熙豐親郊典故除郊廟景靈宮並合用樂其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

樂皆備而不作每處警場止鳴金鉦鼓角而已即無去奏樂受
昨之文大饗爲民祈福爲上帝宗廟而作樂禮不敢以里廢尊
書歛五福錫庶民况熙寧禮尤可考其故文有曰六樂備舞祥
祉來臻是也然後詔遵舊典行之其後禮部侍郎施垌奏禮經
蕃樂出於荒政蓋一時以示貶抑昨內外暫止用樂今徵考大
事既畢慈寧又已就養其時節上壽理宜舉樂一如舊制禮部
尋言太母還宮國家大慶四方來賀自今冬至元正舉行朝賀
之禮依國朝故事合設大仗及用樂舞等庶幾明天子之尊舊
典不至廢墜有詔俟來年舉行

孝宗初踐大寶立班設仗于紫宸殿備陳雅樂禮官尋請車駕
詣太廟親行朝饗用登歌金玉大樂及絃繪管架樂舞其於受
終文祖之義有光而在前朝亦爲闕典獨鼓吹樂在仗內以欽
宗喪制而遏音迨安穆皇后祔廟禮部侍郎黃中首言國朝故

事神主亦祔係用鼓吹導引前至太廟乃用樂舞行事宗廟薦
享雖可用樂鼓吹施於道路禮所未安請備而不作續給舍詳
議謂薦享宗廟爲祖宗也故以大包小則別廟不嫌於用樂今
祔廟之禮爲安穆而行豈可與薦享同日語將來祔禮謁祖宗
諸室當用樂舞至別廟奉安宜停而不用盖用樂於前殿是不
以欽宗而廢祖宗之禮停樂於別廟是安穆爲欽宗喪禮而屈
也如此則於禮順義允遂俞其請既而右正言周操上言祖宗
前殿尊無二上其於用樂無復有嫌然用之享廟行禮之日則
可而用於今日之祔則不可盖祔禮爲安穆而設則其所用樂
是爲安穆而用雖曰停於別廟而爲祔后用樂之名猶在也孰
若前後殿樂俱不作爲盡善盡美無可議哉詔從之

隆興元年天申節率群臣詣德壽宮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當
舉樂事下禮部黃中復奏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春秋賊未討

不書葬以明臣子之責况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上覽其言事遂寢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故事北使來朝例錫花宴加在大祀齋之中則不用樂辭見亦然行之久矣乾道三年虜使來朝會慶節上壽在親郊散齋之內陳正獻公時以副樞兼參預請令館伴以禮諭之而議者慮生事多請權用樂者李文簡爲吏部郎官建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我藝祖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分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旣合祭宜復漢唐及本朝舊制庶幾兩得上頗難之陳公又奏必不得已則上壽之日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客然後復用庶幾事天之誠得以自盡而所以禮使人者亦不爲薄自當悅服矣上可其奏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毋用樂唯於使人乃用之耳諸公顧以爲紫宸上壽乃使客之禮固執前

議陳公又不可獨奏言曰適奉詔旨有以見聖學高明過古帝王遠甚臣敢不奉詔然猶竊謂更當先令館伴以初議諭使人再三不從乃從今詔則於禮爲盡而彼亦無詞不可遽鄙夷人而遂自爲失禮以徇之也蔣子禮猶守前說陳公爭愈力上顧陳公曰可即諭閣門行之陳公退復具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望風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敵國之臣而虧事天之禮他時輕侮何所不至此尤不可不留聖慮上嘉納焉旣而卒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爲北使權用六年生辰使當辭復在親郊散齋之內趙溫叔丞相時以起居舍人爲館伴使面奏決不可用樂上然之十月癸酉北使辭先一日上遣中使諭溫叔云來日已決意不用樂萬一使人不順不知如何結末請舍人更加思慮來日五更奏來溫叔復奏殿陛之上忽忽行酒使人決不能省會萬一省會亦

必不敢不順萬一不順臣恭備真館伴當乞直前奏稟乞宣諭使人陛下寅畏上天今既散齋決不使樂若使人必欲使樂乞移此茶酒就驛中管領所謂結末不過如此上納用焉或謂前郊虜使之來極恭順上喜思以異禮待之故葉魏二相皆主用樂之議鄭景望劉文潛時為館職嘗移書政府論之而不聽也至是用趙公之議始去樂論者避之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九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馥 應房 校刊

兵考 兵制

周官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軍帥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旅旅一黨師一州軍一卿家所出一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持置選於六宮六卿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詩常武曰整我六師文王曰六師及之此謂為六軍之見于經者也春秋傳曰王使統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也疏云此皆據在鄉時為卿大夫秋傳曰廣有一卒卒編之兩。疏云此皆據在鄉時為卿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時尊卑命數而言伍長不言下士者以衆為官卑故畧而不言大國次國小國皆以命數同者軍數則同則上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魯是侯爵而魯

陸拜相寫何球瑞刻

也卿大夫之子當守於正官者也。疏曰：此謂六鄉之內，上劑致

野以下劑致。野以下劑致，野以下劑致。野以下劑致。

陳氏禮書曰：古者國有遊倖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所以

以其餘為羨，則一人為正卒，餘可任者皆羨卒也。六遂以

下劑致，民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而

皆以下地，二人任之，則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不

預所以優野人也。惟曰與追胥，遂皆然以田獵禽

獸，人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也。羨卒亦謂之餘子，

則餘子自私言之，羨卒自公言之。詩曰：其軍三單，先

儒謂公劉始遷於豳，無羨卒是也。

班固漢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

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

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

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師古曰：賦，斂之賦也。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

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

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

備具，是謂乘馬之法。鄭氏曰：甲士，一同百里提封萬井也。舉

之內，除山川沈丘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沈丘水

謂居深水之下也。丘，城也。通流者，沈。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

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

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

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薛氏曰一封出車千乘以杜氏法積筭十同千乘當有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二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爲六軍然而大國不過三軍其有六軍者猶天子六鄉六遂迭用之耳記曰大國不過千乘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其賦千乘然賦雖出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乘

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爲三萬七千五百人矣三軍而車五百乘則天子六軍爲車千乘矣

又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百一十二萬家家之一夫爲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此亦見七家賦一兵也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

章氏曰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土徒如彼

其少蓋古人之於兵不盡用之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後世反此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其他如魯成作丘甲蘇秦謂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孔明僅有此意以蜀之大其兵常不過十二萬而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爲更代蜀之強以孔明不盡用之故及蜀之亡尚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不過二萬耳

成周兵制圖

王上公	六鄉六遂	六軍	七萬五千人
大國上公	三鄉三遂	三軍	三萬七千五百人
次國侯伯	二鄉二遂	二軍	二萬五千人
小國子男	一鄉一遂	一軍	一萬二千五百人

伍 伍長公司馬下士 一軍伍長二千五百人

兩 兩司馬中士 六軍兩司馬五百人

卒 卒長上士 六軍卒長一百二十五人

旅 旅師下大夫 六軍旅師二百五十人

師 師帥中大夫 六軍師帥五十人

軍 軍將鄉 六軍共六鄉

章氏曰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爲鄉六鄉百里通十爲同爲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山川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爲六萬四千井地除公田九分之一爲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爲三十五萬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西上爲積六鄉爲千乘而餘率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爲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

千里為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為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
七乘卒七十五萬人為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牧野之師約七十萬意通大司馬通而征之大司馬教兵各有所歸家
師皆發十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
一人則終身無過一再給公上事蓋先王忠厚之至更勞
均逸不欲窮民之力也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
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
元戎十乘以先啓而行也王有四方之事家宰徵師于諸
侯又整我師家宰也小宰掌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
之便高宗伐楚蓋衰荆之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
徐以魯費追貊以韓于淮夷以江漢畧見於經可
攷也平王出戍遠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自洛戍申許
無乃未甚遠而周人已不堪况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春

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間王人
會伐屢矣未嘗見師之出唯敗績于茅戎王師自出春秋
深譏焉

齊桓公問管仲行伯用師之道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
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乃作內政而寓
軍令焉三分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二
士鄉十五幸昭謂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為三軍
農野處而不離不在都邑之數則下云五鄙是也
三國起家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卿澤立三
虞山立三衡作內政而寄軍令焉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
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
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
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詩四里
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

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師帥之公將其

一工商之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三軍故有中軍之

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

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承今勿遷徙夜戰聲相聞

足以不垂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凡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

百乘周制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乘徒相三萬人吳子云蓋如鄉之法五鄙制鄙三十家為邑

邑有司制野鄙之政此以下與郊內之政異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

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

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也長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

政聽屬正五正聽大夫之治牧政聽縣大夫之治下政聽鄉帥聽鄉

帥之自邑積至於五屬為四十五萬家率九家得一兵得甲

十萬九十家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為三軍者四長句之戰相

甲十萬車五千乘蓋蓋如遂之法以通國之數而通征之率

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畧依周變從輕便當時地廣參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嚴蔽明蔽賢下比之罰其賢

者則鄉長進之官長書之公誓相之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

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伍

伍退而脩家五屬大夫復事擇其寡過者而摘之亦嚴蔽賢

蔽明下比之罰五屬大夫於是退而脩屬屬退而脩縣縣退

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政既成以守

則固以征則強

蘇氏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五之數其後讀管子

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

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威文

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

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為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歷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為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獨舉其遺制以為可用以取天下然

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為不可敗而非以逐利勝者耶若夫管仲之制兵其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為三軍五人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為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碁局踈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為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鵝鶴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畧速勝之兵是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維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戰陣百為行行百為陣行陣皆徹無有隱蔽援桴而鼓

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謹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北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林氏曰如韋昭之說則是國內無農其六鄉為工商其十五則為兵而已五屬之地則皆農居之四民之外特有所謂士卒則是兵農分矣或曰齊變周制欲速得志於天下則釐國內之民在十五鄉者專使之為士卒亦必有田以授之第不使出租稅供它役庶調發雖煩而民亦不怨若其工商之六鄉為農之五屬則皆不以為兵

右齊兵制

晉曲沃武公并翼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六年獻公之十六年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

軍以滅耿滅霍滅魏惠公韓之敗作州兵獲晉呂甥言於

衆曰征繕以輔孺子甲兵益多虜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

作州兵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率一家起五人則是

一萬二千五百人古制也孔穎達曰周禮鄉大夫以歲時

登其大夫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

既少督察易精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僖公二十七年郤穀將中

軍卻溱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佐

之二軍則上軍為尊三軍則中軍為尊城濮之戰賦車七

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按楚為啓疆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

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而平公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則晉

通國率亦五千乘用七百乘猶齊之法其後作三行以禦

狄二十八年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成國不

過三軍今復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而實則為六軍

案吳子晉文公召為前行清原之蒐遂作五軍三十蓋文

四萬以獲其志意即三行

可

公雖增置三行自知其僭故罷之更為上下新軍○襄公
蒐于夷文公六年舍二軍以復三軍之制景公邲之戰宣十二年三
軍增置大夫各一人則猶三行也至鞏之戰成二年卻克請
益車八百乘始作六軍賞鞏之功上中下各增三軍韓厥趙括
鞏朔韓穿荀躒趙旃皆為卿僭更王度若此厲公鄆陵
之戰罷新上軍十六年悼公初尚四軍襄公八年楚伐鄭其
子展曰四軍無闕其
後新軍無帥公使其什吏帥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明
年遂舍之襄十四年傳曰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蓋自文
公僭王度至悼公方革焉

右晉兵制

魯自禽父封於曲阜及僖公能復周公之宇其詩曰公徒
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
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其曰三萬舉成數也實三萬七
千五百人

宣公奢泰初稅畝什二而稅既益民稅及成公謀伐齊元年
作丘甲丘各一甲又益民賦率一甸而加步卒二十四人
甲士一人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矣
程氏曰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
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為甸甸方八里六十四井出長轂
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成
方十里出長轂一乘古者或以甸為乘或以乘為甸以甸
為乘稍人掌丘乘之政令禮記為社丘乘粢盛是也以乘
為甸衛良夫乘甸兩牡是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
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無溝深言之其實一也今
作丘甲者即丘出甲一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丘也穀
梁以為甲非人人之所能為杜預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
誤矣

胡氏曰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至增三之一耳明年戰于
鞏四卿並出前此春秋未有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三軍
三分魯而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
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
為臣不然不舍至是中軍削矣昭公五年遂舍中軍四分
公室季氏擇二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季氏專將
一軍而孟仲各專一軍之半公無軍焉八年蒐于紅自根
牟至于商衛根牟魯東界商宋也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
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蓋竭作也考之春秋書蒐五皆
在昭定之世自蒐紅之後繼大蒐于北蒲年十一于昌閭年十二
又于北蒲者再定公十三獨異於它公者用見二公在
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於
陪臣各恃兵威以為強假大蒐之名陰擇其材力可任者

以植私黨使國人莫敢睥睨終於不可制蓋傷公室削弱
疾臣下次橫也迄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又以夫田而賦軍
旅之征悉變丘乘之制民無餘力矣丘賦之法因其田則
丘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則各為一賦故
言田賦古者用以出粟為注而足食賦以出軍為注而足
兵今開田而賦
軍旅之征非矣

右魯兵制

楚自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武王始為軍政作荆
尸以伐隨授師子以立陳法莊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子
子論楚之兵曰荆尸而舉杜預曰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
始更此為陳法遂以為名子鐘室也楚陳所利六抵陳中
有利於長兵者有利於短兵者子知利成王地方千里城
濮之役八年子玉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
若敖之六卒從之大抵皆非正軍制亦非古子玉以若敖
軍蓋兵屬子玉者子西將左子玉將右當是西廣東宮之
兵傳曰楚右師左師皆楚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兵考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

卷一百一

杜曰三軍惟中軍完則不敗者止若救之六卒楚軍有兩
廣即其親軍今曰西廣止分其一而已杜注東宮曰太子
有宮甲分取以給之按文元年宮臣以宮甲圍成王是宮
中兵也若救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教者于王之祖也杜預
曰六卒于王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干時于
王既為令尹而乃請戰蓋欲增兵耳若教之六卒乃于王
家兵觀宣公四年楚于與若教氏戰
于臯許敗於敵若戰則兵強可知
後楚益強大時則嚴環衛之屬
元年傳蓋崇環衛之
環王宮又宣十二年傳內官序夜以親衛於王出入同之
同環列之尹郤君子王馬之屬所親衛於王出入同之
厥貉之會陳鄭及宋受役於司馬以田孟諸時則有左孟
左孟兩甄之制
文十年曾干厥貉宋道楚子以田孟諸宋
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杜注孟田備陳各將獵
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蓋斯思公後逐一人為右司馬當
中央則左司馬二人為
兩甄矣兩甄猶言兩翼莊王霸強克庸以來
文七年無日不
計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在軍無日不計軍實而申
傲之于勝之不可保逮邲之戰
宣十二年軍制備矣蓋兆於武
王備於莊王傳莫詳焉三軍以為正軍
傳曰楚子北師次

子重將左軍子反將右軍此三軍也蓋正軍也是時孫叔
敖為令尹秉政不在三軍之數如南轅反旆軍進退皆由
兼統三軍矣
二廣以為親軍
傳戰戰武子言楚軍制曰
駕數及日中左受之至于昏內官序夜鄭氏曰廣平橫
陣之車杜預注二廣召之親兵按傳楚子分左右廣平橫
而駕口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平橫
為左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杜預注
蕩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傳又曰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
蕩之更迭載之故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實先左蓋左
右二廣為王親軍右廣初駕以及日中左廣受之以及日
入嘗在王側內官卒當其夜昔今之當更循環衛敵安當
掩襲親軍之制詳矣僖二十八年西廣從子玉時于玉專
軍政故分西廣以屬之今鄭之戰則二廣皆以侯王迭載
其曰楚之乘廣先左杜預雖云以乘左得勝然游闕以為
實則楚人尚左故親軍分為二廣而王則乘左游闕以為
游兵
傳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游闕蓋游兵往來
以防敗失由正軍中逐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卒傳曰廣有一
又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司馬法百人為卒卒
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尤大者
又有二十五乘之偏今一廣十五乘則古大偏之法而曰
卒偏之兩者孔穎達謂兩廣之別各有一卒之兵者人也
卒又云卒偏之兩言卒之者成辭婉句耳蓋防正軍有敗

兵考

文獻通考卷三百九

七

范相

則以偏卒易之正卒於陳則分左右二拒傳工共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
有闕則以偏卒補之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亦備
鄭二拒蓋楚子在中軍與晉中軍相對臨戰分此二拒右拒當晉下軍左拒當晉上軍故杜預謂為陳各調卒之法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
乘輯睦不奸於事行軍之典則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
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軍行古轅左追蓐
步卒甲士在車不供碎役分步卒為前左右三處兵車一
轅服馬夾之而言夾轅者步卒被主分左右者軍行時又
分之在兩相挾轅以為戰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
楚陳以轅為主以轅表車正是挾車嚴兵以備不虞其應
左右者使之進退草蓐令離道求草不近兵車蓐謂附止
之草以為宿備預定左右之別在道分使之故云軍行至
於對陳則在車左右前茅慮無爾雅曰茅明也在前者明
為思慮所無之事恐卒有非常則預告軍衆使知而為備
如令軍行令人者在軍前斥度候望虞有伏兵使踰行人
持以絳及白為幟與軍人為私號曲禮前有水則載青旌
之類是也茅明標言文念人曰茅味之明也杜預言或曰
時楚以茅為旌義未詳中惟是中軍大將軍進退之權三
軍之心在此惟者謂謀之高下輕重皆當後勁以精兵為
殿後世勁兵多在前或被擊敗則後無應勁兵之後此最
良法百官象物而動物類也謂旌旗盡物類也百官尊卑
不同蒙其所建之物而行動軍之政教不待號令而自

備周禮大司馬仲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制旗
載於軍史載於游師都載於游師都載於游師都載於游師都
凡旗有軍象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尊卑所建各行軍之
有於類此六象物而動謂軍行時當辨治兵之法行軍之

翼日則輜重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盾及昏楚師軍於
注輜重也楚輜重嘗後正軍一日蓋楚軍有法輜重若與
正軍過遠則有邀擊之患過近則重兵纏亂正軍亦潰後
世用兵先擊輜重取勝者多蓋以非大則則凡此皆軍政

之善者也若共王之世公子嬰齊為簡之師組甲被練皆
創名之襄三年傳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使鄧廖師組甲

戰備也組甲漆甲成文被練之袍置遠云組甲以組綴甲
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孔穎達曰甲貴
牢固練若不用宜皆用組何當造不率之甲而令步卒服

之豈欲其被傷故使甲不率也若練以發甲何以謂之被
又組是條繩不可為衣服安得以為甲襄杜言組甲率甲
成組文今時泰甲有為文者被練文不言甲以非甲各被
是被覆衣著之名故以練袍被於身上雖並無甲而亦

說近之呂祖謙曰組甲被練皆擇兵之精者被練若今之
軟繩

之類康王以為掩為司馬始并沃衍牧隰臯賦車籍馬而
有車兵徒兵甲楛之數襄二十五年楚為掩為司馬子木

范綱

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靈至斥地益大陳蔡不

羹邑賦千乘於是五帥左氏傳吳人敗諸平王簡上國

東國之兵都外都師精練有法昭十四年楚平王使然丹

其民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

五年而復用師杜預注上國都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

故謂之上國按云簡東國之兵亦如此知此是簡西國

之兵也西國東國皆是楚人在國之東西者孔穎達曰西

為上則東為下言也至若戊丁則若申息之子弟僖二十

東則此是西互見也

子入居于申子玉城濮之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士

若申息之老何杜預曰申息一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

兵則若都君子按之則若王馬之屬昭二十七年傅左司

馬之屬以齊師杜注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實達云平常

免其行役事遂乃使之耳君子既有士則不調發唯吳楚

多有此事急則從如越有君子六千人是也王馬之其為

舟師以待吳寇而卒莫能以得志故曰吳用木我也用革

也楚用舟師自康王始考之經傳吳舟成七年始入州來

師楚懼無以敵吳後十年康王始為舟師以魯吳澤而吳

竟無成功其後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豫章而

其師蓋楚雖以備舟置舟師而實

莫能勝亦地形用便有不同耳

右楚兵制

秦自非子為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封為附庸至秦仲始大

秦仲之孫襄公當平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

遂有岐豐之地列為諸侯地與戎相錯襄公修其車馬備

其兵甲武事備矣至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殺之役三師

而車三百乘又置陷陣吳子秦置魯定公五年秦子蒲子

虎帥車五百乘救楚兵力益以強盛及孝公用商鞅定變

法之令民為什五而相收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

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

軍功者各以卒律音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宗室

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行之十年民勇於公戰怯於私

闢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之人耕秦地優其田宅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凡民年二十三附之疇官給郡縣一月而更謂卒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獲一首賜爵一級自公士至大庶長十八級皆以戰功相君長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又非商鞅之舊矣

右秦兵制

蘇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二水北有林胡樓煩樓煩屬雁門郡二胡國名朔嵐也西有雲中九原二郡南有澤沱易水地有竭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之天府也

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臣切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併力西向而攻秦破秦必矣

說韓宣惠王曰韓氏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二縣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南方谿子蠻夷少

府時力距來者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按來者謂弩勢勁利足時力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各時力距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卒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智近者鏑奔心韓卒之劍戟皆出

於冥山冥山在豫州棠谿在豫州墨陽在豫州合賻戰國合伯春秋後鄧師宛馮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

淵太阿二劍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

革抉、拔芮

革抉音決，謂以革為射夾也。射鞬也。無不畢具，拔音伐，謂楯也。芮謂繫盾之紛綬也。

以韓卒之勇被堅甲，䟽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

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

陵舞陽新都新鄭，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

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

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鞜鞞

殷鞞，摩宏反。若有三軍之衆，臣切量大王之國，不干楚切

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即魏氏武卒也。注：蒼頭二十萬，

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荀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廝養

子云：魏有蒼頭二十萬是也。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廝養

謂養馬賤者亦爲兵。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

遠矣。

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

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

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五家，即進如鋒矢，大戰如雷霆

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言臨

足齊有軍役不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

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

一萬矣。

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

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涇塞，郟陽地

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疋，粟支十年，此伯王

之資也。

班固漢書刑法志曰：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爲戰國，稍

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師古曰：視，而秦更名

角抵。師古曰：抵，音下。禮反。解在武紀。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

士因執輔時，作爲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

音頻忍反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

當此之時合從連衡師古曰衡橫也戰國時齊楚韓魏轉相攻伐代為雌雄師古曰

也齊愍以技擊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者習手

惠以武卒奮師古曰奮盛起秦昭以銳士勝師古曰銳勇利世方爭於

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時唯荀卿明於王道而

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執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

國君臣有間師古曰言有間隙不諧和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

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為下所卯卯讀猶子弟之衛父兄

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扞禦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

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為其所惡

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卯

投石夫何幸之有師古曰言往必破碎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

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師古曰設頌長發之詩也武王謂

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

媮可用也師古曰媮與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

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服度曰作大甲三屬竟

矢五十人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師古曰

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師古曰中試試之而中

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陘

阨其使民也酷烈師古曰愜地小也陘險固劫之以執

隱之以阨鄭氏曰秦地多隘故隱其民於隘中法臣

狙

狙

狙

狙

狙

狙

狙

狙

狙

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師古曰徂申習也音使民所以

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

服慶曰能得者甲者五人首使得隸役五家也如淳曰役隸五家是為相君長是最為有數故

能四者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

道耳師古曰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師古曰故雖地廣

兵彊總總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蘇林曰鯁音

古曰鯁音先軋反軋音於黠反至于齊桓晉文之兵

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孟康曰入王兵然猶未本仁

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

不可以直秦之銳士師古曰直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

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

師者不陳師古曰戰陳之義本因陳列為各而音變耳

旁從車非經史之本文也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

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谷繇作士師古曰士師理也

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

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眾而放禽桀紂師古曰謂湯誓

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師古曰

年伐楚次于陘責包師古曰謂桓公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師古曰謂莊

戎以具病存亡繼絕功為伯首師古曰謂存三亡國所

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師古曰

定四年吳入郢楚子出師古曰謂昭王父老送之師古曰王曰父老反矣何患

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

號哭請救師古曰謂申包胥如秦人為之出兵師古曰

蒲子武帥車五師古曰謂子蒲大二國并力遂走吳師師古曰

射之子子西販師古曰昭王返國師古曰所謂善敗不

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

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師古曰言如

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敵讎師古曰謂陳勝吳廣英布

之徒森起雲合果共軋之師古曰森疾風也如森之起

也森音斯斯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

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師古曰言其同盛衰也至于末世

苟任詐力以快貪殘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

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師古曰孫

起商鞅自周室以東諸侯強大僭侈兵法軍制國自為政俱

非先王之舊晉楚齊秦其尤也魯雖弱國而軍制亦

屢變故據左氏內外傳諸書略攷諸國之兵制至戰

國時六王爭強軍政雖無可攷而略見於蘇秦之說

班孟堅西漢刑法志論兵多述春秋戰國時事頗有

可攷故且載之

秦始皇既并天下分為三十六郡置材官聚天下兵器於咸

陽鑄為鍾鍍講武之禮罷為角觝是時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

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

發謫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而勝廣起里門左謂閭里之

為右貧弱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而發之也

山齋易氏曰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又有驪

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至發謫先發弛刑之類次發西

賈人之類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次以隱宮刑徒者次以

嘗有市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先發里

門之左名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復調材士五萬

人以衛咸陽民不聊生天下騷動而勝廣起矣是時楚兵

百萬而秦發近縣不及乃赦驪山徒奴產子以擊盜及關

東盜賊益熾又發關中卒以擊之而章邯三歲將兵亡失已十數萬坑於降楚者又二十餘萬沛公入關而秦遂以亡原秦之亡皆起於兵備廢弛而倚辦於倉卒高祖鑒其弊而於郡國京師兵備嚴整且内外有相制之勢漢法之善者也

按班史以銷鋒鏑弛武備為秦之所以亡山齋因而發明其說然愚以為秦之亡非關於兵弛也當時盡吞六雄威震六合彼胡越僻在裔夷豈能為織芥之害而發百萬之師以戍之驪山阿房之役又復數十萬健卒壯士虛耗於無用之時糜爛於不切之役蓋側目倒戈相挺而並起者皆秦兵也史記言先是諸侯吏卒繇使屯戍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

卒多怨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柰何諸將微聞其語以告項羽羽乃盡坑秦卒二十餘萬人夫此二十萬人者即十餘年前王翦王賁等將之以橫行天下誅滅六雄者也國有興廢而士心之勇怯頓殊異哉然章邯之降也特以畏趙高之讒二世之誅而其兵固非小弱亦未嘗甚敗衄也而此二十萬人者亦復弭耳解甲而曾無異辭雖明知必蹈禍機反幸諸侯之入關以紓禍所謂寡助之至親戚叛之者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九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

畜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兵考

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十一年罷巴蜀材官衛郡霸上

惠帝七年罷車騎材官

詣棠陽

文帝三年罷中尉材官屬衛將軍、長安

景帝

後三年罷車騎材官屯鴈門

武帝王恢擊匈奴伏兵車騎

材官三十余萬匿馬邑旁谷中

宣帝神爵元年罷三河類

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金城

易氏曰刑法志曰踵秦置材官車騎於郡國特其略耳其

弊不惟置材官而已又曰武帝外有樓船特言用樓船以

平百粵耳其寧高祖已有樓船之制也光武紀注所引

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強引鬪躡張材力武猛者以為

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謀試各有負數平地
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蓋三者之兵各隨其地
之所宜以漢史攷之大抵巴蜀三河潁川諸處止有材官
上郡北地隴西諸處止有車騎而河湟陽會稽諸處止
有樓船三者之兵雖隨其地之所宜而郡國之兵其制則
一有列郡有王國有侯國郡有守都尉佐太守典武其在
王國則相北郡守中尉北都尉侯國有相扶比天子令長
每歲郡守尉教兵則侯國之相與丞侯國之兵既屬之郡
而王國之兵又天子所有不可擅用防微杜漸皆所以尊
京師也

京師也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漢儀殿外門暑衛尉殿
內郎署屬光祿南軍也

南軍衛尉主之

掌宮城門內之兵

百官表衛尉掌宮門衛屯兵而高后紀言周勃既入北軍尚

有南軍乃令平陽侯告衛尉無納呂產時曰祿為將軍掌北
軍產為相國掌南軍太尉已入北軍尚有南軍故未敢誦言
誅產已告衛尉毋納相國產毀門產入欲未央宮為亂弗得
入蓋產所將南軍當在殿廡之內及宣帝用張安世為衛將
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不言南軍蓋衛即南軍也矣
太子變時京師兵盡發獨不聞發南軍蓋衛士從上在甘泉
故也以此知南軍為宮城兵而衛尉主之

古者環衛有二等官伯則領貴游子弟宮正則領宮徒役事
漢有衛郎衛兵亦此制歟衛尉衛郎中令武帝更名郎中令名光祿
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其屬者有諸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官皆東直執戟宿衛出充車騎惟議郎不在直中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車戶騎三將見百官表

易氏曰或曰漢制有衛郎衛兵衛兵既屬衛尉為南軍而

郎中令均是宿衛故表志皆列於衛尉之前而論者皆編為南軍若謂郎中令所領皆郎不可以軍言則守門戶出充軍騎孰謂其非軍也郎而非軍宣帝胡為出之以擊羗哉此說殆不其然抑嘗考之郎衛兵衛固均為宿衛之職而郎中令衛尉所掌又皆宮門內外之事按郎中令乃秦官武帝更其名為光祿勳前表光祿勳掌宮門戶衛尉掌宮殿門衛也兵從志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衛尉掌宮門衛士宮門徼循事其職實有相關者舊儀曰殿外門舍屬衛尉殿內門舍屬光祿勳職之相關特有內外之別耳此正周官所謂宮正宮伯之職然兵衛之屬衛尉者號為南軍固可考而知若遂以光祿勳列於南軍則有所不可攷者漢光祿勳之職屬官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比二千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比千石以下如議郎中郎秩

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職任固不輕矣而當時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經孝廉射策甲科博士弟子高第及尚書奏賦軍功良家子充之其後又期門羽林皆屬焉是皆親近天子之官別為一府非可謂之南軍也所謂守門戶充車騎者若今之環衛出為天子導從儀衛而已非可以軍名也宣帝之擊羗特以死事之子孫羽林孤兒用之非謂所掌之郎而盡使之從軍不然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以是觀之則張武自別領郎衛之職宋昌自兼領南北軍之職兵衛郎衛分為二職則知郎衛非南軍明矣

武帝時置期門羽林 皆宿衛官屬南軍

東方朔傳上始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

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以六郡良家子選給六郡謂隴西天水北地郡西河也掌執兵送從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其延壽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擗距絕於等倫霍光都肄郎羽林

由是遷為郎試并為期門霍光都肄郎羽林建元三年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千石 太

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者之子孫養羽林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今羽林有從軍

令丞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蔡質漢儀曰羽林有左監主羽林左騎八百右監主右騎九百人又有羽林黃頭郎枚乘傳注羽林有

又更期門為虎賁主宿衛此光祿勳所領之兵宿衛之官言其如羽林之疾如林之多吳氏能改齊浸錄曰此說非也按晉志羽林軍四十五在營星在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則漢名軍以羽林法天文耳

章氏曰南軍有郎衛兵衛掌天子宿衛北軍止於護城輕重不侔矣漢世凡大喪自諸郎衛皆發而宣帝之葬霍光

光武之葬吳漢則詔以北軍護送章懷太子曰不以南軍重之也又王國人不得宿衛親屬犯法人不得宿衛如龔

遂為楚王常侍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蕭望之以甲科為郎坐從弟犯法則不得宿衛季冬或正月天子行

幸曲臺臨饗衛士勸以農桑令苑田里必觀以角觝而後遣則南軍之重可知矣

北軍中尉主之 掌京城門內之兵

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巡徼京師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兵器所

都船四令丞又有式道左右候候丞及左右京輔都尉之丞兵卒皆屬焉是中尉所職乃巡徼京師以此知北軍為京城

兵而中尉主之也 山齋易氏曰北軍徼循京師屬中尉別有壘垣軍門在京

城按胡建傳云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為賈區軍正承胡建斬之而中壘校尉實掌北軍壘門內則是北軍自有壘垣軍門惟北軍有壘垣軍門必有漢節而後入高紀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顯兵秉政太尉周勃欲入北軍而不得入迺令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又武紀征和元年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又漢帝年紀大搜長安中閉城門十五日待詔征官多餓死是北軍在長安城內苟無漢節雖以太尉之尊軍門得以拒之不得輒入其法甚嚴也然北軍之壘錯列長安城內不近宮城惟南宮列於宮垣北軍亦不得入江充傳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詣北軍擊匈奴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又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黃門倡偃

子和持炬火送疫出端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維水中東京賦注云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此衛士在內北軍在外之證也

又曰或曰北軍屬太尉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以寵大將而北軍分八校以中壘領之非也武帝置八校各有校尉秩皆二千石不相統屬而中壘自掌北軍壘垣門事非兼八校此固不待辯而明矣至謂北軍屬太尉則尤不可以不辯彼獨見太尉周勃入北軍之事故舉而言之殊不知當時勃欲入北軍必令紀通持節矯內之是以計誅呂氏非謂以太尉勃領北軍而後入也蓋北軍自屬中尉而太尉掌武雖本兵之任然三公之職初不當置按司馬氏將相表高帝二年太尉盧縮五年罷十一年周勃為太尉攻代後官省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文帝三年罷屬丞相景帝

五年復置七年罷武帝建元元年復置二年罷後改為太
司馬是其職之或罷或置蓋以三公無所不統官不必備
惟其人而已豈專領北軍者耶

武帝增置八校屬北軍更名中尉為執金吾百官志執金吾秦官

武帝曰仕宦當至執金吾言徒役盛也帝用兵四夷發中尉之卒遠擊南粵恐

內無重兵或致生變於是創置七校尉募知胡事者為胡

騎知越人事者為越騎又取中尉屬官所謂中壘者進為

校尉凡八校尉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又外掌西域屯騎校尉掌騎士

步兵校尉掌上林苑內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如淳曰越

為騎也射士胡越騎又此有胡騎如淳說也師古曰宣紀言欲飛

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觀名胡騎屯所胡騎校尉掌

池陽胡騎不常置胡騎之屯池陽者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者服虔

射者也應劭曰領詔所命而射故曰待詔射也虎賁校尉掌輕車凡

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馬秩皆二千石刑法志言武帝

校蓋胡騎校尉外又有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不常置故言七

內有司馬入屯各十二城門候門各有一人領之十二城門各有一

自庚太子事後置以城門校尉一人領之十二城門各有一王商以特進乾光以太傅領城門兵得舉吏如五府

山齋易氏曰按劉屈釐傳庚太子使如侯持節發長水及

宣曲胡騎皆已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追捕如侯告胡人

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蓋中壘在北軍

而步兵在長林苑門長水兼掌長水及宣曲胡騎則在長

水及宣曲皆在長安城外顏師古以長水在今鄠縣東長

水鄉是知八校分屯不專在一所雖同名北軍而各以校

尉領之而不屬中尉之北軍此八校尉所以自列於城門

校尉之後而中壘校尉亦別掌北軍壘門內外不屬金吾

也蓋金吾秩中二千石而八校皆秩二千石其位亦重矣
光武併七校為五營故省虎賁入射聲省胡騎入長水又
省中壘校尉而置北軍中候掌監五營自是五營屬北軍
以北軍中候監之謂之比軍五營

章氏曰按武帝八校為北軍表不言屬中尉疑中壘自專
統北軍與中尉異司而北軍始不屬中尉矣武帝既增校
尉恐中壘之權太重又於光祿勳之下旋理會增添於是
增羽林期門以益南軍太僕領二軍之勢均胡廣曰衛尉
巡行宮中則執金吾徼於宮外為表裏唐李揆曰漢以南
北軍相制者此也

又曰漢初南北軍亦自郡國更番調發來何以言之黃霸
為京兆尹坐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典則知自
郡國調上衛士一歲一更代番上初無定兵自武帝置

八校則募兵始此置羽林期門則長從始此 古者禁衛

兵不出漢初猶得古意京師之兵不以出征高帝十一年
發中尉卒軍灞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兵
長安則中尉之兵未始遠出武帝元鼎六年發中尉卒擊
呂嘉則失之矣至宣帝遂令羽林快飛諸兵遠赴金城擊
羗不亦騷動之甚乎

又曰漢兵即無負數虎賁千五百人而多不過千人羽林
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人至東漢不過三千五
百三十六人執金吾緹騎五百二十人至東漢亦不過六
百人衛尉所領諸宮掖門都候劔戟衛士至東漢不過二
千五百人十二城門兵不見數然亦不過門置一候以掖
門司馬攷之多至百八十人少或三十八人則城門領於
一校大約可見中都兵蓋僅用四萬耳

南

三署郎

本郎中令
武帝改

車戶騎三將

武

左中郎將

主左
署郎

虎

光祿勳

五官中郎將

主五
官郎

主

右中郎將

主右
署郎

羽

軍

衛士

八十
一人

車戶騎三將

武

武帝置期門平帝更虎賁

左監

主左騎
八百人

虎賁郎

千五百人無常員多
至千人主虎賁宿衛

主殿門內

羽林郎

百八
十人

武帝置建章營騎羽林騎

右監

主右騎
九百人

衛尉圖

下準東漢百官志衛尉注

公車司馬 注闕門兵

南宮衛士 衛士五百三十七人

北宮衛士 衛士四百七十二人

左都侯 主劔戟衛士四百十六人

右都侯 主劔戟衛士三百八十三人

南宮南屯司馬 主平城門衛士一百一人

北宮門蒼龍司馬 主東門衛士四十人

玄武司馬 主玄武門衛士三十八人

北屯司馬 主北門衛士三十八人

北門朱雀司馬 主南掖門衛士一百二十四人

東明司馬 主東門衛士一百八十八人

朔平司馬 主北門衛士一百七十七人

主殿

衛尉

外兵

北軍圖

北

軍

中壘校尉

本中尉武帝改屬
光武省置中侯

掌北軍 北京

壘門 城兵

越騎校尉

領士七百人掌越騎

步兵校尉

領士七百人掌上林苑門屯兵

長水校尉

領士七百三十六人
掌長水宣曲胡騎

射聲校尉

領士七百人掌待詔射士

屯騎校尉

領士七百人掌騎士

胡騎校尉

光武并長水掌胡騎
之屯池陽者不常置

虎賁校尉

光武并射聲號五營掌輕車

城兵

北京

章氏曰班孟堅志刑法而不志兵取古者大刑用兵之義
而以兵附刑然述之不詳使一代之制無考焉漢初兵民
不甚分如馮唐謂吏卒皆家人子弟起田中從軍而後漢
禮儀志謂罷遣衛士必勸以農桑由是觀之兵農尚未分
山齋易氏漢南北軍始末序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
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公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
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蓋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
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竊疑南軍以衛宮城而乃
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何遠近
輕重之不倫耶嘗考之司馬子長作三王世家載公戶滿
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
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蓋同姓親也於內為逼故處
於外而使之正異族異姓疏也於親為有間故處於內而

使之正族屬南北軍調兵之意殆猶是歟郡國去京師為
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為可恃故以之衛宮城而謂
之南軍三輔距京師為甚近民情有間里墳墓族屬之愛
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其防微杜
漸之意深矣惜夫班孟堅號一代良史而論載獨略范蔚
宗後史於此尤闕焉往往雜見一二於紀傳表志之間鄉
者以管見而商榷之考其始末述以儷語其先後公革悉
疏於下而猶恨未能條列漢制之詳近猶子開得胄監學
者所考南北軍且合此二書略加參訂遂使漢家一代軍
制與夫內外相制之意如辨白黑瞭然在目誠考古之一
端於是乎書

又曰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
卒調之左右京輔按百官志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

屬中尉夫中尉爲天子北軍之統帥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等其所調亦左右京輔之兵卒何也左即扶風右即馮翊京即京兆謂之三輔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而所領兵事則非郡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夾輔京邑錯列畿甸其勢爲甚逼則兵權爲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屬郡卒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黃霸尹京兆發騎士詣北軍以馬不適士効乏軍典連貶秩則知左右京輔兵卒皆番上北軍而屬中尉無疑也

又曰南軍無常在之兵以郡國民始傳者爲之高紀如淳注云律民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傳著也立傳名籍以給公家之繇役也又漢儀注民年二十爲正一歲爲衛士即此

宮門衛士而謂之南軍者武帝建元元年詔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人鄭氏云去故置新常二萬人是即位之初政令如此其後期門羽林七校之類增置不一而南軍衛士實有定數是以國無重費而民亦不以爲病王尊傳常以季秋或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蓋寬饒爲衛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則當時之人情可知矣考韋元成傳則寢園所用已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至元紀初元三年隨即罷甘泉建章宮衛士未見其爲病民也至光武講省兵之制而宮掖門衛士纔二千五百餘人而已其後又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而後禮儀志有饗遣故衛士儀是知光武雖罷郡國之兵而南軍衛士仍番上平民也此南宮屬衛尉而調兵於郡國之證歟又曰杜佑通典謂漢氏

重兵悉在京師是不然兩漢之初正以京師無重兵嘗以
後百官志考之衛尉衛士六千人南宮北宮衛士共一千
八人左右都候衛士共七百九十九人宮掖凡七門每門
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七百二人蒼龍四十人玄武三
十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十四人東明百八十人朔平
百二十七人總而計之南軍爲九千四十六人北軍五校
所領騎士如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七百人又中尉緹騎
五百三十人總而計之爲四千五十人惟城門屯兵數無
所考以宮掖門司馬所領者推之多者七百二人少者止
三十人况十二門止於一校必非重兵所在多不過三千
人耳總三者而京師之兵不滿二萬人或曰此光武中
興之兵制也武帝之增置則殆不止是然亦不過倍之云
爾若高文之世未有增置則其數當益少於此也豈待云

重兵悉在京師哉故此以萬旅言之

又曰大抵南北軍之制在漢志爲甚略無所考證然雜見
於紀傳表志者亦可參考其一二其大要則無出於高后
八年之紀也考之高后紀則見二軍之權勢內外足以相
制表裏足以相應高帝之法可謂規摹宏遠矣漢初定天
下京師之屯惟此二軍諸夏本根所係甚重故高祖於衛
尉中尉之任皆不輕授而必付之酈商周昌高十一年百
官表書衛尉王氏中尉戚鯁王氏史失其名而蕭何傳載
王衛尉之諫高帝械繫何也其面折廷爭有似王陵或者
其陵歟鯁者母乃戚夫人之族屬也歟高帝鍾愛趙王屈
周昌使相之及莫年則以戚氏本兵得非陰爲保護趙王
之計而王陵固高帝付以託孤之任者故以之主兵耶惠
帝初年呂氏固已顓國政劉澤呂氏之戚屬也實爲衛尉

而表於中尉缺焉高后七年澤既爲王之國終呂后之世
二官及郎中令皆不以除人特以兵權分屬於呂祿呂產
而長樂衛尉亦屬之呂更始輩兵權盡歸呂氏矣史稱太
后病困以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
軍且戒之云我即崩必據兵衛宮謹無送喪爲人所制故
史稱上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齊王傳云居長安中聚
兵以威大臣良有以也陳平周勃謀誅呂氏太尉勃欲入
北軍乃令紀通持節矯內之又令酈寄劉揭說祿解將印
而以兵授太尉勃既將北軍而尚有南軍衛尉居宮中
實顓南軍之權故令平陽侯告之使母內呂產殿門按表
高后七年劉澤爲王衛尉不以除人不知平陽侯所告者
何人哉產既顓軍其權不在衛尉審矣恐未易以一言之
故而能使之抗平日所尊事之相國也又按表文二年始

書衛尉足而文帝詔封功臣則云衛尉足等十人矣愚謂
平勃區處南軍宜無異於北軍而平陽侯所告之人得非
衛尉足也耶豈平勃欲誅呂氏始除足爲衛尉以奪南軍
故平陽侯得以告之而史策省文不詳載爾又不然則勃
既將北軍其勢已足以制南軍故令平陽侯告衛尉然南
軍未附勢未可知衛尉守殿門相國雖不得入而猶得徘徊
回往來於殿庭之次是南軍猶縱其入未有出力奮發而
誅之者若衛尉於是時不能久抗相國則南軍將何如也
又安知其不有起而應之者蓋彼皆素所服屬者也異時
陳蕃之舉是矣平陽侯既馳告太尉而尚恐不勝未敢誦
言誅之乃謂朱虛侯劉章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謂卒千人
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會天大風從宮亂莫有鬪者遂
得殺之於郎中府吏舍又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

軍報太尉勃至於起而相賀曰所患猶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蓋南軍尚存不為能太尉勃之憂而呂產在宮中勃深慮其不勝必衛尉應於內而後足以克敵於此足以見南軍之可以制北軍南軍雖存而太尉得以告衛尉而奪之權誅產之功竟以北軍而清宮掖是又足以見北軍之可制南軍也夫北軍討之於外南軍應之於內表裏相濟於此可驗然是時誅呂氏北軍之功居多而南軍無大功故文帝褒賞功臣如紀通劉揭等皆封列侯已侯者益封至二三千戶而衛尉足等僅四百戶或者以其功為劣歟當是之時勃雖以南北軍成誅呂安劉之功及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北軍則勃已不與兩軍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旋歸政柄蓋前日之以北軍制南軍者特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

昌兼領失本意矣然出於倉卒周防之謀故隨即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屬焉是雖出於一時權宜而於南北軍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此漢初兵制之善者也其後武帝內增七校以壯翼衛之勢又恐北軍偏重則置期門羽林與夫城門之兵兵籍紛紛而南北軍之制隳矣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如淳曰淳年二十三傳之疇官高不滿六尺二十以下為廢罷

漢民凡在官三十二年自二十三以上為正卒每一歲當給郡縣官一月之役其不役者為錢二千入於官以雇庸者已上戍中都官者一年為衛士京師者一年為材官騎士樓船郡國者一年三者隨其所長於郡縣中發之然後退為正卒就田里以待番上調發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也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昭帝紀如淳注

秦用商鞅之法月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給中都官者也漢興循未改後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

按漢書如淳注言更有三品切詳其說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其錢則不行者自以雇代行者過更者亦以錢雇直所直者邊疆其役三日其錢則不行者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

行者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併往回行程言之遠戍且以兩月為行程則每歲當役者十月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邊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纔一人則兵之在戍者毋幾矣然晁錯傳明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則似明立此法非是併行程及雇募而言一歲是併行程與雇募通言之乃如淳殊與三日之說背馳切意一歲而更是秦以此待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窮兵黷武則雖無罪者及元係復除者皆調發之而儕之謫戍矣七議科所謂吏有賈人贅婿及有市籍者皆無罪之人也謫者罪人也所謂左者已復除之人也詳見下晁錯疏中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著令有罪者乃戍邊一歲而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為過更之法耳

如發謫徒則有七科謫惡少年亡命弛刑選募則有勇敢再命

仇健之屬

此皆出於正兵之外

高帝十一年征英布赦天下死罪令從軍 武帝元鼎五年

呂嘉反遣路博德將罪人馳義越侯遺則將巴蜀罪人咸會

番禺 元封二年募天下死罪擊朝鮮 六年赦京師亡命

令從軍 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郡國惡少年

數萬人期至貳師取善馬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

張晏曰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

父母有市籍六大夫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昭帝元鳳元

年武都氏人反發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 宣帝神爵元

年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詣金城 武帝天漢四年發勇敢

士出朔方 昭帝始元元年募吏民及發健為蜀郡犇命擊

益州 注云常兵不足故權選取 宣帝本始二年選郡國吏

三百石仇健習射者皆從軍

文帝用晁錯言募民徙塞下

錯上言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 師古曰貉音莫容反南攻揚粵

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

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

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

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 文穎曰土地寒故也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

鳥獸毳毛 師古曰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其性能寒 師古曰能讀曰耐揚

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䟽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

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 服虔曰償什也秦民

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婿

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

入閭取其左 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

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

非謂復除也解在食貨志

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師古曰北謂敗退故戰

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

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師古曰蒙冒犯也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

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師古曰復師

曰復復除也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師古曰猛火曰陳勝

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

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其勢易

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

宅之歸居也如飛鳥走獸放於廣壘美草其水則止草盡水

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胡人之生業而中國

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

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

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

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甚費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

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

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

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

藺石布渠答服虔曰藺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答鐵疾藜

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谷廣九尺長

十二尺師古曰藺石如說是也渠答蘇說是也雷音來內反

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

邑毋下千家師古曰謂謂筭度之也總計城邑之為中周虎

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落也蘇林曰作虎落

田師古曰蘇說非也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臯人及免

徒復作令居之張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輸作者也復

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不足募以下奴婢贖罪

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

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誰自供

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卿者也朝位從卿

而無職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之也然二一第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總同列卿

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又安其

處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

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為寇駭略漢人及裔其本主以縣官為贖張晏曰得漢人官為贖也師古曰此二

半賞之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言非以

此事欲立德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

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

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

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

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

法師古曰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

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住矣臣聞

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師古曰所以克實寬廣空虛之地相其陰陽之和

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

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

二內門戶之閉張晏曰二內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

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處也師古曰之往也為置醫巫以救

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

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

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

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伯師十連名也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

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護

字作護妄習地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

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成勿令遷徙師

日各守勿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畫戰

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

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日旋所徙之民非

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

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疑

大治之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德文也音初亮反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

日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其得勝還

志氣後未易服也

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千人以

謁者監之號黎陽兵其後又以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

羗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而京師南北軍如故

於北軍則并胡騎虎賁二校為五營以北軍中候易中壘以監

之於南軍則光祿勳省車戶騎三將及羽林令都尉省旅賁及

衛士一丞

建武之初禁網尚闊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

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謹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

餘調發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歛持

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

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召兵郡國宜有重謹可立

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

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

蓋謂此也書奏從之

建武六年詔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法惟京師欵兵

如故七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悉還民伍惟

范楷

范楷

更賦如故九年省關中都尉 十三年罷左右將軍
二十三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

光武罷都尉然終建武之世已不能守前法罷尉省校輒復
臨時補置七年罷長水射聲二十校十五年復更增屯騎校
九年省關都尉十九年復置函谷關都尉而天下亦徃徃復
置都尉

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
邊縣以為常凡徙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比胡有變則置度遼

營明帝時南蠻或叛則置象林兵和帝時羗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

尉安帝時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安帝時其後盜作緣海稍稍增

兵順帝時而魏郡趙國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塢河內通谷衝要

三十三塢扶風漢陽隴道三百塢西卷傳置屯多矣

靈帝中平五年望氣言京師當有大兵何進於是勸帝大發四

方兵講武於平樂觀躬擐甲胄稱無上將軍以厭始置西園八

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袁紹為中軍校尉傳云鮑鴻

為下軍校尉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左軍校尉馮芳為助軍

右校尉夏牟為左校尉淳于瓊為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

皆統於碩

章氏曰高祖之世南北二軍不出而民兵散在郡國有事以

羽檄召材官騎士以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各

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如魏邀為北地將軍周竈為隴西將軍事已則

罷京師止南北軍為中尉緹騎郎中令諸郎城門校尉屯兵

北軍屬太尉南軍屬衛尉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大將軍以

中尉材官出征恐京師無重兵而生變於是分北軍為八校

以中壘領之又恐北軍之權太重故於光祿勳增羽林期門

之兵此武帝以南北軍相制之意唐人蓋知之矣異時南北

軍皆郡國番上無定在之兵也詳見前自武帝置太校大抵以

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家世為之則長

從始此期門父死子代羽林孤兒乃子孫見表志蓋自是有養兵之病而京師之

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復調發之士益鮮於是

發及謫吏次及謫民次及謫戍次及七科謫異時以隸于都

尉者充兵故其伍符甚整也及常兵不足調及它衆甲伍必

紊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是以昭宣以來其弊日甚始元元

年募民及發犇命者擊益州元鳳元年遣太常三輔徒免刑

擊氏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本始

二年又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從軍神爵元年又

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飲飛射士孤兒胡越騎詣金

城以益邊夫募及奔命調及惡少發少刑徒選及三百石吏

而又以羽林飲飛胡騎越騎從事是南北軍出矣紛紛無復

舊制皆自武帝啓之

按武帝時事越則會稽豫章南粵南越則出至宣帝擊

羌而始出矣

舉遼東關西南夷則巴蜀南越則

及光武之一起而變之

兵制蕩然矣

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

國都試省都尉明帝而後募

疆場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

以出蓋自建武迄于漢衰匈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

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

如永平中伐匈奴留兵伊吾盧城至肅宗二年罷之之類是也連年

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至安帝末初間募

入錢穀得為虎賁羽林緹綺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衰矣桓帝

延熹間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則京師之兵亦單弱

矣外之士兵不練而內之衛兵不精設若盜起一方則羽檄

被於三邊興發甲卒取辨臨時戰非素具每出輒比於是羗

寇轉盛移兵赴遠民不堪命永和二年交趾九真二郡之兵

至於反叛無亦罷於奔命之過歟此其興交豫之卒擊象林

至於反叛無亦罷於奔命之過歟此其興交豫之卒擊象林

六瑞

至於反叛無亦罷於奔命之過歟此其興交豫之卒擊象林

萬里之寇李固所以力爭也永建間方且令郡舉五人教習

戰射又方募為陷陳義傳在尚召為積射鮮卑傳召為

義從東漢有義胡義從蓋取西邊義胡之類從者大抵創立

名號蕩無良法桓靈之世雖能委任段熲盡滅諸寇而中平

元年黃巾遂作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於是置八都尉黃巾既

殄而蕭牆之禍作蓋自中世以後令出房帷政歸臺閣宦戚

更領兵權迭相傾奪然五營畏服中人陳蕃實武欲誅宦官

比軍不助武等而助宦官遂又夷滅何武袁紹懲其事故欲

藉外兵以除之於是內置園校陽尊閣宦外重州牧實召邊

將董卓以并閣宦雖除而董卓之禍已成義兵四起郡牧爭

政漢遂三分原漢盛衰皆兵之由而光武實為之光武從兒

季都試或以為患韓延壽以武士借機不道誅而翟義之討

王莽李通之勸光武皆因試之田四勸軍旅誅守長甌令

起軍遂罷

都試之法

昭烈初置五軍其將校略如漢而兵有突將無前賓叟青羗散

騎武騎之別諸葛亮卒蜀兵耗矣

諸葛亮傳街亭之敗戮馬謖以謝眾上疏曰自臣到漢中中

間暮年耳然喪趙靈陽郡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劭鄧銅等

及典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賓叟青羗散武騎一千餘

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

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將何以圖敵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一

兵考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魏制略如東漢南北軍如故
魏武為相國置武衛營於相府以領軍主之
文帝增置中營於是向武衛中壘二營以領軍將軍併五校統
之是時有中左右前軍各一師又有中護中領軍領護軍將軍
各一人

黃初中復令州郡典兵州置都督尋加四征四鎮將軍之號又
置大將軍都督中外兵之柄世在司馬氏而魏祚移矣

吳多舟師而兵有解煩敢死兩部又有車下虎士
疾軍旅皆已引出唯丹陽青巾孫皓傳丹陽太守沈瑩領丹
車下虎士千餘人陽銳卒刀楯五十號曰青巾
兵屢交州義士步騰傳權遣呂岱代騰騰及健兒武射之名

調度亦無法

徒兒見見凌統其率傳

大率強者為兵羸者補戶

見陸遜傳

至有二百餘家輒皆料取以他郡羸民遷補其處

子表領新安都尉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東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

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為本空在此動銳以為童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其後又以五子分將

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

而吳遂亡

晉文帝置二衛

中衛後衛

三部司馬

前驅田基強弩

以中領之軍領之

武帝以伐吳遂分左右各一將軍又置羽林虎賁上騎異力四

部皆領於驍騎又有左右前後四軍四護軍領之凡二衛左右

前後驍騎七軍皆以中軍將軍羊祜領之

結罷改北中軍

帝懲魏氏孤立大封同姓大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二軍兵三

千人小國一軍兵千五百人

太康元年既平吳詔悉去州郡兵

詔曰昔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

為一當罷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

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

千里不賓屬者六萬餘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

唇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俱通州兵未宜

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

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乃濤

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元帝南渡有大將軍都督四鎮四征四平之號然調兵不出三

吳大發母過三萬每議出討多取奴兵

自用刁協議後皆以奴為兵王道子發諸郡奴號曰樂屬更

翼發六州奴北伐是也

漢主劉聰置輔漢等十六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為之

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千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
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

趙王石虎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二四丁取
二合鄴城舊兵滿五十萬興舡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
萬斛于樂安城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于兗豫雍洛四州
之地興屯田括民馬得四萬餘大閱於宛陽欲以擊燕又制
征士五人出軍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縮十疋調不辨者斬
民至鬻子以供軍須猶不能給死者相望

秦王苻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二十
以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大舉伐魏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
二兗三州三五民丁倩伎斲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
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

皆加厚賞江南白丁輕進易退卒以敗師

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為重鎮甲兵所
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宋孝武惡其
大故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
郡置郢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

齊高祖受禪自泰始以來內外多虞將帥各募部曲屯聚建康
李安上表請自非淮北常備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以隨
身者聽限人數上從之武帝末年魏孝文欲遷都洛陽聲言南
伐詔發揚徐州民丁廣設召募以備之

後魏明元帝置四廂大將又放十二時置十二小將詔諸州六
十戶出戎馬一疋大閱于東都署將帥以山陽侯奚斤為前軍
衆三萬陽平王熙等十二將各一萬騎帝臨白登躬自校覽其
後又詔天下戶二十輸戎馬一疋大牛一頭六部人羊滿百口

者調戎馬一疋

大武真君十一年遣師南伐圍盱眙遺威質書曰吾今所遣闔
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羗設使丁零死正
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州賊氐羗死滅關中賊卿殺之無
所不利

孝文帝定都洛陽選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為羽林虎賁以充宿
衛其後詔軍士自代來者皆以為羽林虎賁司州民十二夫調
一吏以供公私力役

宣武時源懷奏邊鎮事少而置官猥多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
百餘人請一切五分損二從之

孝明時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闖邊山陵
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脩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
袁翻議以為北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汙之

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
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
疆敵即為奴虜如有執獲奪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
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若役百端自餘或
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買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
貲亦有限皆收其實縮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
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
伺間擾我疆場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自今已後南
北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
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
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群起遂
逼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

李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

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瓜牙中年以來有
司號為府戶役同廝養宦婚斑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
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
戶悉免為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
若行國家無北顧之憂矣崇為之聞奏事寢不報

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
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
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太和中僕射李冲用事涼州土人悉免
廝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本
鎮驅使但為鷹侯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
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即為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
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
遊官猶為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

才乃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
為之損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環背恩縱掠發
奔命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
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
高闕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為亂攻城掠地所過
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
不返臣崇與臣逡巡復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
體今日所慮非止而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
可量書奏不省

孝明神龜二年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
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誦訪盈路之榜冀期集會屠其家二
月羽林虎賁近千人直造其第焚殺彝父子遠近震駭胡太后
叔羽林虎賁凶強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竊治大赦以安之高

歡時給使至洛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宿衛輔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愍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

按先儒因高歡之言以為當時不能伸張舜之冤酷殲羽林之驕橫可以見魏政之不綱然愚嘗考之拓跋氏起自雲朔據有中原兵戎乃其所以為國也羽林虎賁則宿衛之兵六鎮將卒則禦侮之兵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橫行中國者孝文詔軍士自代來者皆以為羽林虎賁自孝文定鼎伊洛務欲以夏變夷遂至矯枉過正崇文鄙武六鎮兵卒多擯抑之有同奴隸邊任浸輕裔夷內侮魏之衰弱實肇於此任城廣陽二王之言可見當時為國遠慮者正當少遵創造之規優假介胄之士以救其偏而彛復欲排抑武人不豫清品且當時幼主尸位政出房闈選舉無章賢否混雜所謂清品豈皆佳士而

獨欲擯羽林虎賁使不得預乎軍士賊殺大臣而不能討紀綱隳矣然舜父子謀之不臧固有以取死也

北齊軍制別為內外領之二胄外步兵曹內騎兵曹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頗追古意

神武王將出兵拒魏行臺郎中杜弼請先除內賊歡問內賊為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稍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頓首謝不及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代郡張華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温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疋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

為疾之

周太祖輔西魏時用蘇綽言始倣周典置六軍籍六等之民擇魁健材力之士以為之首盡蠲租調而刺史以農隙教之合為百府每府一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將軍統二開府一柱國主二大將將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凡柱國六員眾不滿五萬人

閔帝時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一役

武帝既誅晉公護始親政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摠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侍衛盛於宮闕帝既親政始收兵權既克齊之後并相各置六府而東北別為七總管

隋兵制大抵仍周齊府兵之舊而加潤色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侯衛各分左右皆置將軍以

分統諸府之兵有郎將副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其外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剽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此府兵之大略也

文帝開皇八年以伐陳置淮南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為尚書令冬十月出師凡總管卒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

九年平陳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脩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既夷群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

十年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罕包桑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

置軍府

煬帝大業八年敕四方兵皆集涿郡伐高麗左右各十二軍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爲團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冑纓拂旗幡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爲四團使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叙儀法

唐高祖初起兵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爲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太宗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群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之析關中爲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幽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時以天下未定將舉關中之衆以

臨四方三年更以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玄戈軍醴泉道爲并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幽州道爲招搖軍西麟州道爲苑游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

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焉

布幕鐵馬孟布槽鋪鑿確篋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
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
礪石大觶氈帽氈裝行滕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
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
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
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積手步射每歲季冬折衝都
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
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稍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
諸校皆斂人騎爲隊二通偃旗稍解幡三通旗舉左右擊鼓二
人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征隊少却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
左右擊征少却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征隊還左校
復薄戰皆擊征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
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獲各入

其人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
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
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
行當給馬者予其直市之每死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
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
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
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以月上若簡留直衛
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
上嘗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
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游忘戰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
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
中國之民可以少安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
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由是人思自勵數

年之間悉為精銳

府兵圖

上府	千二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同
中府	千人	折衝都尉	右果毅都尉	長史一人
下府	八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兵曹一人
坊	高祖置	坊主一人	右果毅都尉	別將一人
團	三百人	校尉	羽林軍	同
隊	五十人	隊正	神武軍	龍武軍
火	十人	火長	神策軍	英武軍
			天威軍	神威軍

章氏曰唐志言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會要云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陸贄奏議則以為太宗置府八百在關中者五百杜牧原十六衛上畜養戎臣外開折

衝果毅府五百七十有四其數不同府多在關中說者以為固本漢置都尉亦此意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十率府而折衝亦隸焉太子管軍非古制也唐只是折衝自教漢都試之日郡縣之官盡會唐之府兵雖散在諸道然折衝都尉並遙隸於諸衛乃是內任官故官志係之於諸衛之後不與外官同漢都尉不隸於衛尉乃是外任官故表係之郡守之後與唐異然而領兵則太守與都尉刺史與折衝同矣唐以遠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紛擾漢以一歲更代為善又唐在二千里外者亦不免此法所以壞也

玄宗先天元年詔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戶充兵裁足周事二十入募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令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雖有其言事不克行開元六年

兵考
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寔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一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彍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令兵資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府事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爲之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衛萬人京兆彍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號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彊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

十人爲火五火爲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爲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擘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爲及第諸軍皆近營爲塉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鑄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耻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絲食梁肉壯者爲角觝技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祿山旣反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憚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

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度河計日斬逆胡之首上悅以常清為范陽平虜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又出內府錢市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常清屯武牢以拒賊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

德宗貞元二年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叙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勲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百姓耻之至契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之山東戍

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書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十無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曠騎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自生至李為糧餉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三年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將柰何丞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

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之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絲纈因覓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疋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詣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處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即時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

喜聞矣不過數畝則以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疆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憲宗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德元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廣無上供至長慶戶二百三十五萬而兵卒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

穆宗初即位兩河略定宰相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

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人之衆裴度元臣宿老烏仲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畧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

致堂胡氏曰兵不可好好兵者必有不戢自焚之災亦不可惡惡兵者必有授人以柄之禍三代藏兵於農三時耕種一時講武若有征討則命卿將之天子六卿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大事則六軍盡行又召會諸侯諸侯之軍無王命不敢私用內外輕重之勢如此其不用也舉天下皆力農桑知孝弟之民其用也舉萬乘皆羸股肱決射衛之士夫豈有兵少兵多之患哉唐自張說變革府衛日以陵夷李鄴侯言欲脩復而不果也憲宗中興所宜討論舊制而急於近效不爲遠圖至蕭俛段文昌募銷偃之美名而不知弛張之道既許以逃死則百人之中豈但八人而已姦將貪帥利其衣糧則軍鎮之兵實亡而名在耳夫兵有國之大事也宰相既妄奏請穆宗聽之懵然則以憲宗養其子不知教之之過也

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父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討之號九節度之師又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強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

於士卒往往自擇其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耻含垢因而撫之號為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甚則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奪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為反為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為朝廷忠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國門天子為殺大臣罪已悔過而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何所謂三鎮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

唐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

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其法取戶二等以上長六尺闊壯者試弓馬四次上翹開舉五圓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復擇馬射者爲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馱馬虎皮韉爲游幸翊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爲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右兵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分日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爲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

年禁兵寢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即位稍復調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它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十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徵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爲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于陝時邊土陷蹙神策故地淪沒即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爲節度使與陝

州節度使郭英乂皆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節度英乂入為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即位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寢盛分為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朝恩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大曆四年請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游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廷不能過又用愛將劉希暹為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為賞至有選舉族寓而挾厚貲多橫死者朝恩得罪以希暹代為神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即位以

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虛因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闕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為使蒐補峻切郭子儀之壻端王傳吳仲孺殖貨累巨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為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者緣為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既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各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彊幹弱支之道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狐豚特犬悉能為敵願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為然及志貞等流貶神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何曼

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它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遂為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為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句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辨治先奏乃移軍勿輒逮捕京兆尹鄭叔剛建言京畿輕猾所聚慝作不常俟奏報將失罪人請非昏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武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左右神策軍皆加將軍二圖左右龍武軍加將軍一員以待諸道大將軍有功者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

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庇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為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赤令皆為之斂屈十年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挾名敕五丁許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繇是富彊少畏十二年以監句當左神策軍左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竇文場為左神軍護軍中尉監句當右神策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霍仙鳴為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右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張尚進為右神威軍中護軍監左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焦希望為左神威軍中護軍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既以禁衛假宦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邊兵衣饟多不贍而戍卒屯防藥茗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為詭辭請送隸神策軍廩賜遂贏舊二倍繇是

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故事京城諸司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十九年監察御史崔遠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遠四十流崖州順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廢左右神威軍合為一曰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為五十四都離為十軍令孜自為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為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為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鐵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為斬神策中

尉西門重遂李周謹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璣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瓘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瓘景宣及繼晟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扞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衛樓下茂貞將闔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扈蹕都頭李君實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石門詔嗣薛王知柔入長安收禁軍清宮室月餘乃還又詔諸王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置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曰殿後四軍嗣覃王允與嗣延王戒不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闕嗣覃王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為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園行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為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還

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爲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圖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弘彥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由此廢矣諸司悉歸尚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崔胤乃奏六軍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兵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胤死以宰相裴樞判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

十二衛及東遷唯小黃門打毬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後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弒唐乃亡

唐書兵志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滅亡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蓋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原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安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民人兵甲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夫置兵所以

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
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號令
征伐非其有其末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
以滅亡可不哀哉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一終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二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兵考

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
悉斬之謂之拔隊斬士卒失主將者多亡逸不敢歸帝乃命凡
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軍士或思鄉里逃去關津輒執之送
所屬無不死者其鄉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聚山谷爲盜大
爲州縣之患至是詔赦其罪自今文面亦聽還鄉里盜減什七八
吳氏能改齊漫錄曰五代史劉守光傳天佑三年梁攻滄
州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黥其
面文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得二十
萬人故蘇明允兵制篇曰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

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至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為之黥面涅手自後遂以為常法使之不得與齊民齒然余按陶岳五代史補乃云健兒文面自梁太祖始梁燕皆同時則文面不特始於仁恭也

致堂胡氏曰伊尹曰臣下不臣其刑墨孔氏曰鑿其額以墨涅之呂刑曰苗民淫為劓刑椽黥孔氏曰黥面也然則涅其額者乃五刑之正而黥其面者乃五虐之法也額受墨涅若膚疾然雖刑而不害以字文面則棄人矣是法也始於有苗至劉仁恭朱全忠加甚籍民為兵無罪而黥之使終身不能去以自別於平人非至不仁者莫忍為也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勅隨駕收復汴州并扈從到洛京南郊立仗都將官負自檢校司空已下宜並賜協謀定亂匡國功臣自檢校僕射尚書常侍至大夫中丞宜並賜忠勇拱衛功臣其初

帶憲衛並賜忠烈功臣已有功臣名者不在此限其節級長行軍將並賜扈蹕功臣唐玄宗平內難賜衛士葛福順等為唐元功臣不過十數人德宗駐蹕奉天賜從車駕立功將校為奉天定難功臣及德宗昭宗類年攝遷功臣差多至是徧及戎卒非賞典也

潞王之初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至闕實金帛不過三萬兩死而賞軍之費計用五十萬緡帝怒三司使王玫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又據屋為率無問白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曰臣切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自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脩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

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
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為然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
命者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
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
薩扶立誰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誨心故也

晉初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
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
復農桑多聚山林為盜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民不堪命
所在盜起攻陷州縣長吏不能制

周太祖顯德元年軍士有流言郊賞薄於唐明宗時帝召諸將
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馬念府庫
蓄積四方貢獻贍軍之外鮮有贏餘汝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凶
徒騰口不顧人主之勤儉察國之貧乏又不思已有何功而受

賞惟知怨望於汝輩安乎皆惶恐謝罪退索不逞之徒戮之流
言乃息

世宗即位既敗北漢兵于高平謀肅軍政初宿衛之士累朝相
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
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則降其所以失國多由此帝因
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
未能當甲士一柰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
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
以驍勇之士多為諸蕃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太
祖皇帝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士由
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練其驍
勇升為上軍老弱怯懦置剩圓以處之

剩圓給官符官觀園苑
寺廟蓋廩之役咸平五

兵考

年七月戎卒有苦寒廢支體者直宗念其勞不欲遽棄令諱刺圓庫給如故自是率以為例

止齋陳氏曰剽圓之置不但以仁羸卒亦以省冗食也熙寧十年十月詔諸路州軍以逐州就糧禁軍廂軍通計十分立一分為額剽圓立額自此始自宣和之難養兵益眾戰功之賞例加官資於是退兵重為天下費蓋揀汰起於紹興七年率置添差官以處之自諸司及州軍各有圓參定為節鎮一百三十圓次州軍六十五圓極邊節鎮二十六圓次州軍十八圓待闕圓數亦準此乾道二年二月而州縣之力困於養退兵矣

八月詔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其後又以木梃為高下之等散給諸州軍委長吏都監等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京諸司軍務不設等樣自是師旅皆精銳禁衛之籍無闕矣

止齋陳氏曰世多言國家養兵之費自藝祖時增置禁軍始考之則不然按祥符天聖編勅諸部郡自騎射至罕城凡名額二百二十三總為本城而已則天下無禁兵也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駐駐泊之名而鈐轄都監監押之官所部領者也三邊之兵間因事宜升為禁軍者則所謂四十四處禁軍是已咸平四年始升保捷慶曆元年秋河陝西諸州選中北教閱本城為禁軍是為就糧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殺王倫叛而東南有宣毅之類於是列郡稍置禁軍嘉祐中詔東南帥司各置威果凡二十五指揮既云多矣然亦無過九大郡熙寧按天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亦不足戰於是教閱之法起其後以廂軍團併為額則今之兩浙崇節福建保節之類是也教閱之兵因別為額而隸之將下則今兩浙雄節福建廣節之類是也五年始排立在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二

四

何文

就糧禁軍之下元豐兵令悉以雄節之類升同禁軍由是
禁軍始遍天下此不可不辯

自唐中葉後營兵在諸鎮每防秋征行大則節將自往小則
列校董之禁衛雖設而皆非精練藩鎮強者得以專土叛矣
河北兵最強故聲教不能及然屯營之處頗雜耕戰倍昭間
征討不息師人疲苦多亡命者梁祖患之乃令諸軍悉贍面
為字以識軍號詎今遵其制五代以來境蹙兵少然習用為
常亦有近蕃之地更迭戍守者然方鎮列校勢位差損周顯
德後尅淮南有東南之漕京師倉廩稍實得以聚兵為強幹
之術太祖太宗以雄畧英武平一海內懲累朝藩鎮跋扈盡
收兵於京師于時天下山澤之利悉入于官帑吏充扞得以
贍給而備時使其邊防外藩鎮須兵屯守者自京而遣故有
駐泊屯駐之名其京畿諸州便運路者則有就糧兵馬許犂

家屬以徃及本州兵皆更迭屯駐代還即復舊所舊制除軍
衛外諸州兵上從節鎮及本軍之號自唐末稍增其美名國
朝初平偽國合併所得兵別為軍額其願歸農者解其籍或
給以土田其後或新經料簡或團併有餘則或特創名或因
舊額增指揮之數而無常焉凡召募兵者所在設旗給賞長
吏都監專視之遣吏部送闕下至則軍頭司覆驗等第引對
便坐隸諸軍淳化二年詔以子弟附兵籍者除去之籍隸名
者闕試而後聽景德三年又詔有特勇者許隸
本其自下軍而升入上軍者自上軍而入諸班直者皆臨軒
親閱諸班直新召募者非材勇絕絕即不預焉餘皆自下選
補大中祥符五年詔揀閱諸軍有方壯而被斥者委所
在告諭聽其自陳每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對便殿給以
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揀拔精銳升補之或退其疲老
者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特支有大
小之差亦
自非時戍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緣邊艱於屨給者又有
給者

薪水錢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或川廣而代還者別給裝
錢川廣逾補卒或給時服錢屨凡出外率有口糧有折月糧者有別給者

開寶四年祀南郊禮畢行賞上以御馬直扈從郊祀特命增給
錢人五千而川班內殿直不得如例乃相率擊登聞鼓上訴陳
乞上怒曰朕所與即為恩澤安有例哉命斬妄訴者四十人餘
悉配隸許州驍捷軍都校皆決杖降職遂廢其班

時內臣有李承進者逮事後唐上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
享國不久何也對曰莊宗好田獵惟務姑息將士每乘輿出
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曰兒郎輩寒冷望與振救莊
宗即隨所欲以給之如此非一失於禁戢因而兆亂蓋威令
不行賞罰無節矣上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而得天下
不能用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御誠為兒戲今

我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但犯吾法無所貸耳

太宗選軍中勇士教以劍舞皆能擲劍凌空繞身承接妙捷如
神每契丹使至賜宴乃出以示之凡數百輩袒裼鼓譟挺刃而
入各獻其技霜鋒雪鏑飛躍滿空及親征太原巡城耀武必令
劍舞前導觀者神聳

至道初帝因問侍臣河渠轉漕以給軍食之事語及屯兵利
害參知政事張洎退而講求故實上封奏曰國家應圖受命
經營鴻業懲前王之失審形勝之地以大梁者八方所湊為
天下之樞可以阜安兆人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焉昔
炎漢開基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又孝武云
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即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
北軍期明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
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為禁軍

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天子扈從藩衛而已及祿山犯闕朝廷驅市人接戰德宗蒙塵扈駕者四百餘騎兵甲散在郡國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餘人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亦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疋萃在京師本固兵疆邦國之利也上覽而嘉之

真宗咸平四年開封府言龍武軍卒亡命捕獲法當決徒帝以是軍無奉而同禁軍例科罪太重令改從輕法其後又詔禁軍非征行而因役亡者止決杖流配

時寧朔軍充役太廟而亡法官議當斬詔從流配

景德元年班臨軍賞罰之令遣中使齎御劍赴北面以肅軍令北面諸路駐泊兵馬使臣等臨陣能率先用命殺賊者與賊鬪戰生擒獲賊者臨陣擒獲賊首領者使斫營寨能驚賊令

擾亂及擒獲人畜者諸偏裨下軍士與戎人鬪能用命策應殺退賊者戎人爲誘兵翼張受命掩擊能破走之者賊遊騎往來或近大軍受命掩襲而能擒殺者用命深入被傷者臨陣用命入賊斬刺其首領分散其旗鼓者並賞之其擒賊首領有酋渠并得旗鼓者加等焉如賊已敗走所奪車帳人畜財物並給與之若尅日會戰不齊者夜喧衆者不俟賊稍前而亂射者陣成列而監軍諸校使臣擅簡一卒一騎者後馬有犯者下行陣大寨不齊者旗槍交錯隊件者賊至可出軍而不者戰鬪而觀望不救者兵器不脩至臨陣不堪施用者巧詐以避征役者臨陣先退者貪爭賞畜而不赴殺賊遣人賊境而規避既復命言不以實者爲斥候而不覺賊來者臨陣不射賊及棄其餘箭者遺失鎧甲兵器者賊棄伏降而輒殺者分布軍號及傳令不慎密而漏泄者受命逐賊至某處

輒過者部署下牙隊軍校左右指使使臣忠佐及從人使臣軍校下押前隊圍察軍頭十將并從人臨陣輒離左右不受節度者並斬凡軍中皆計斬級行賞其後頗有梟路人首以希賞者直宗聞而詔戒之又令緣邊凡獲蕃寇皆須辨問得實當行殺戮者許給賞如其非理即以軍法論

二年春以契丹通好邊鄙無事釋河北諸鎮強壯悉歸會合鎮定兩路部署為一省河北防城鎮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

兩朝國史志太祖太宗平一海內懲累朝蕃鎮跋扈盡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以備藩衛其分營於外者曰就糧就糧者本京師兵而便廩食於外故聽其家往其邊防要郡須兵屯守即遣自京師諸鎮之兵亦皆戍更真宗仁宗英宗嗣守其法益以完密于時天下山澤之利悉入縣官以資廩賜將帥之臣入奉朝請以備指蹤獷悍之民收隸尺籍以給守衛兵

無常帥帥無常帥內外相維上下相制等級相軋雖有暴戾恣睢無所厝於其間是以天下晏然逾百年而無犬吠之警此制兵得其道也制兵之額有四曰禁兵曰廂兵曰鄉兵曰蕃兵分隸殿前侍衛總管司而籍藏樞密院凡召募廩給訓練屯戍揀選補之政皆樞密院掌之禁兵者天子衛兵也總于殿前侍衛二司其尤親近扈從者號班直餘自龍衛而下皆番戍諸路有事即以征討自景德後兵不復試廂兵者諸州之鎮兵也太宗鑒唐末方鎮跋扈詔選州兵壯勇者悉部送京師以補禁衛餘留本城本城雖或戍更然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鄉兵者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所在團結訓練以為防守之兵也國朝已來河北河東有神銳忠勇強壯河北有忠順強人陝西有保毅寨戶強人強人弓手河東陝西有弓箭手河北河東陝西有義勇麟州有義軍川峽有土丁壯

丁荆湖南北有拏手土丁廣南東西有槍手土丁邕州有溪

峒壯丁

其本末各見郡國兵門

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

籬之兵也西北邊羗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寨者謂之熟戶餘

謂之生戶陝西則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河東則石隰鄜府其

大首領為都軍主百帳已上為軍主其次為副軍主又有以

功次補者其官職俸給有差

其兵數本未見郡國兵門

召募之制起於府

衛之廢蓋籍天下良民以討有罪三代之兵與府衛是也收

天下獷悍之兵以衛良民今召募之兵是也唐末士卒疲於

征役多亡命者梁祖令諸軍悉鑿面為字以識軍號是為長

征之兵初募時先度人材次閱走躍試瞻視然後為鑿面賜

以緡錢衣履而隸諸軍自國初以來其取非一途或土人就

在所圍立或取營山子弟聽從本軍或乘歲凶募饑民補本

城或以有罪配隸給役是以天下失職獷悍之徒悉收籍之

伉健者遷禁衛短弱者為廂軍制以隊伍束以法令帖帖不

敢出繩墨平居食俸廩養妻子備征防之用一有警急勇者

力戰鬪弱者給漕輓則向之天下失職獷悍之徒今為良民

之衛矣廩給之制總內外廂禁諸軍且百萬言國費最鉅者

宜無出此雖然古者寓兵於民民既出常賦有事復畏糧而

為兵後世兵農分常賦之外山澤關市之利悉以養兵然有

警則以素所養者捍之民晏然無預征役也唐之時兵分藩鎮

鎮得專租稅天子禁衛之兵中外不過十餘萬人國朝收天

下甲卒數十萬悉萃京師京師八方所奏水陸四達歲漕江

淮粟六百萬石而縑帛貨泉齒革百物之委不可勝紀是以

軍儲饒羨初太倉纔支三二歲承平既久嘗餘數年之食以

此臨制四方猶臂指之運也世之議者不達乃謂竭民賦稅

以養不戰之卒靡國帑廩以優坐食之校是豈知祖宗所以

擾役強悍銷弭爭亂之深意哉屯戍之制凡遣上軍軍頭司引對賜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簡拔精銳退其瘠老至於諸州禁廂兵亦皆戍更隸州者曰屯駐隸總管曰駐泊揀選之制有自廂軍升禁軍禁軍升上軍上軍升班直升上軍及班直者皆臨軒親閱自非材勇絕群不以應召募餘皆自下選補云

仁宗時元昊反西邊用師多募禁軍吏以所募多寡爲賞罰格諸軍子弟悉聽隸籍禁軍額員多選本城補填故慶曆中內外禁廂軍總一百二十五萬視祖宗時爲最多及西師罷天下患兵冗帑庾不能給樞密使龐籍奏世養兵務多而不精請與中書議揀汰之法從之省兵數萬人

石林葉氏燕語元昊初臣龐穎公自延州入爲樞密副使首言關中苦餽餉請徙公邊兵就食內地議者爭言不可以爲

虜初伏情僞難測未可遽弛備獨公知元昊已困必不能遽敗盟卒徙二十萬人後爲樞密使復言天下兵太冗多不可用請汰其罷老者時論紛紛尤以爲必生變仁宗以爲疑公曰倘有一夫之呼臣請以百口當之帝從其言遂汰八萬人嘉祐二年復定招軍等杖自上四軍至武肅忠靖皆五尺已上差以寸坊而視其奉錢之數奉錢一千者以五尺八寸七寸三分七寸爲三等奉錢七百者降殺有差唯武嚴御營喝探以藝精者充諸軍執杖者不設等杖其支軍食糧料院先進樣三司定倉敖界分而以年月次之國初諸庾分給諸營營在國城西多給糧于城東若南北亦然相距有四十里者蓋恐士卒習墮使知負擔之勤久之有司乃取受輸年月界分以軍次高下給之凡三歲大祀有賜賚有優賜每歲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特支有大小之差亦有非時給者戍邊季加給銀鞵郊寧環慶緣

邊艱於饜汲者兩所則給薪水錢苦寒或賜絮襦袴役兵勞苦
季給錢戍嶺南者增月奉自川廣戍還者別予裝錢川廣通鋪
卒或給時服錢履屯兵州軍官賜錢宴犒將校謂之旬設舊止
待屯泊禁軍其後及于本城天聖七年法自裁定諸軍衣裝騎
兵春冬衣各七事步兵春衣七事冬衣六事敢質賣者重寘之
法

三司使程琳上疏論兵在精不在衆河北陝西軍儲數匱而招
募不已且住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兵昔養萬兵者今三萬
兵矣河北歲費芻糧千二十萬其賦入支十之三陝西歲費千
五百萬其賦入支十之五自餘悉仰給京師自咸平逮今二邊
所增馬步軍指揮百六十計騎兵一指揮所給歲約費緡錢四
萬三千步兵所給歲約費緡錢三萬二千它給賜不預合新舊
兵所費不啻千萬竭天地生財有限而用無紀極此國用所以

日屈也今同華汾河州軍積粟至於紅腐而不用公邊入中粟
價常踊貴而未嘗足誠願罷河北陝西募住營兵勿復增置遇
闕即選廂軍精銳者補之仍漸徙營內郡以便糧餉無事時番
戍于邊緩急即調發便近嚴戒封疆之臣毋得侵軼生事以覲
恩賞違令者重寘之法如此則疆場無事而國用有餘矣帝嘉
納之

嘉祐七年宰相韓琦上言祖宗時以兵定天下凡有征伐則募
置事已則省併故兵日精而用不廣今二虜雖號通好而西北
屯邊之兵常若待敵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給不於此時
先意而速救之一旦邊垂用兵水旱相繼駭而圖之不可及也
又三路就糧之兵雖勇勁服習然邊儲貴踊常苦難贍若其數
過多復有尾大不掉之患京師之兵雖雜且少精然漕於東南
廣而易供設其數多乃得強幹弱枝之勢也祖宗時就糧之兵

不甚多邊垂有事則以京師兵益之其慮也深而其費也鮮願
詔樞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陝西河東及三司榷貨務歲入金帛
之數約可贍京師及三路兵馬幾何然後以可贍之數立為定
額額足罷募闕即增補額外數已盡而營數畸零則省併之既
見定額則可以定某路馬步一營以若干人為額仍請覈開寶
至道天禧慶曆中外兵馬之數蓋開寶至道之兵太祖太宗以
之定天下服四夷也天禧之兵真宗所以守成備豫也慶曆之
兵乃西師後增置之數也以祖宗所養之兵視今數之多少則
精冗易判裁制無疑矣於是詔中書樞密院同議樞密院撥祖
宗已來兵數以聞蓋開寶之籍總三十七萬八千而禁軍馬步
十九萬三千至道之籍總六十六萬六千而禁軍馬步三十五
萬八千天禧之籍總九十一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四十三萬二
千慶曆之籍總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而禁軍馬步八十二萬六

千視前募兵寢多自是稍加裁制以為定額

琦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養兵雖非古然積之久不可
廢又自有利處昔者發百姓戍邊者無虛歲父子兄弟嘗有
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云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
石壕吏一詩乎調兵於民其弊如此後世既取強健無賴者
養以為兵兵行雖民間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
此豈小事又其習練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夫同日道
也

知諫院范鎮言河北連歲招兵未已皆是坊市無賴子弟及
隴畝力田之人謂為軍營子弟求刺為軍况今田甚曠民甚
稀賦斂甚重國用甚不足者正由兵多故也議者必曰以為
契丹備也且契丹五十年不敢南入為寇者金縉之利厚也
就使棄利為害則大河以北婦人女子皆是乘城之人其城

市無賴隴畝力田者又將焉用而預蓄養之以困民况契丹貪利而不敢動夫取兵於民則民稀民稀則田曠田曠賦役重賦役重則民心離寓兵於民則民稠民稠則田闢田闢則賦役輕賦役輕則民心固與其離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匱孰若固民之心以備契丹雖至而民力有餘國用有備其利害若視白黑若數一二而今以爲難者臣所以深惑也昔漢武以兵困天下者用兵以征匈奴空漠北得所欲也陛下以兵困天下者不用兵養兵以至是也非以快所欲也何苦而爲是乎五口之家尚知量入以爲出况天下大計其可以不校出入乎其可以無經乎請下臣章中書樞密院大臣看詳若陛下誠能罷今招兵敕大臣使具太祖太宗真宗每朝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陛下天聖中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約今賦入之數與兵數官數約取中道

立爲輕制以賦入之數十分爲率以七分養兵官給郊廩官省諸費三分以備水旱緩急非常爲之十年僅可以言治古者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自京師至天下州郡大率無儲蓄邊城甚者或無三數月之備不幸有連年水旱將何以養此兵乎此兵不足以養則其憂不在契丹也

歐陽脩時論原弊曰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幾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士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崔人荷之其驕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輒敗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鬪戰雖耗農民爲之可也柰何有爲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

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廂兵一作軍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為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

又本論曰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亦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

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十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愧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持挺而呼群聚欲擊天子之命更無事之時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兵之敢驕者以用之不得其術而法制不立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二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其主豈皆愚耶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力不能者時也當時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為十三四面環之以至加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若類皆為國日淺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弱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天下之勢方若敝廬補其奧則隅壞整其桷則棟傾枝

撐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矩而為制度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然而兵不足以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其可嘆也

蘇軾應詔策別其一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為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

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離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

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胄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徃徃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徃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輦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資役夫之間一譏其意則欲群起而噪呼此何

爲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賊近歲具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爲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常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士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于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士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其二曰練軍實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出兵於農
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
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閒民而役於官者莫不
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
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
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
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
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
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
百萬流血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
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
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
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

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千衰矣而無歸則其道
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糈而皆廩之終身
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
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
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
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
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
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
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
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
兵者有良將善用不過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
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徃者陝西之
役舉籍平民以爲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次及近

歲青齊之飢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為兵者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為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復者矣臣以謂五十以上願復而為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常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今夫天下之患在

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獨有言者將以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英宗治平初兵一百一十六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六十六萬三千

治平元年宰相韓琦上言古者籍民為兵故其數雖多而贍至薄唐置府兵最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與唐府兵何異陝西管刺弓手為保捷其後揀放所存無幾且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皆控西北事當一

體請於陝西亦點義勇止涅手背一時不能無小擾而終成長
利乃遣官陝西路籍義勇得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

知諫院司馬光上言昔康定慶曆之間朝廷以元昊犯邊嘗
軍不利已曾籍陝西之民以爲鄉弓手始者明出敕榜云但
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也成邊境榜未收而朝
廷盡刺充係捷指揮令於邊州屯戍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陝
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爲兵自陝以
西閭閻之間如人人有喪戶戶被掠號哭之聲彌天日野天
地爲之慘悽日月爲之無色往往逃避於外官中繫其父母
妻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購賞暨刺面之後兵負教頭
利其家富百端誅剥衣糧不足以自贍須至取於私家或屯
戍在邊則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產日銷月鑠以至於盡况
其平生所習者則惟桑麻耒耜至於甲冑弩檠雖日加教閱

不免生疎而又資性慙愚加之畏懦臨敵之際得便即思退
走不惟自喪其身兼更拽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
加沙汰給與公憑放令逐便而墮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
勞兼田產已空無所復歸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長老至今
言之猶長嘆出涕其爲失策較然可知足以爲後來之戒而
不足以法也

又言祖宗平諸鎮一天下豈嘗有義勇哉自趙元昊反諸將
覆師者相繼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區脫之地以討其罪不
免爲姑息之計當是時三路鄉兵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
乎議者必曰河北河東不用衣廩得勝兵數十萬閱教精熟
皆可以戰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謂不然彼數十萬者虛
數也閱教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者多與古同而實異也
蓋州縣承朝廷之意止求數多閱教之日觀者但見其旗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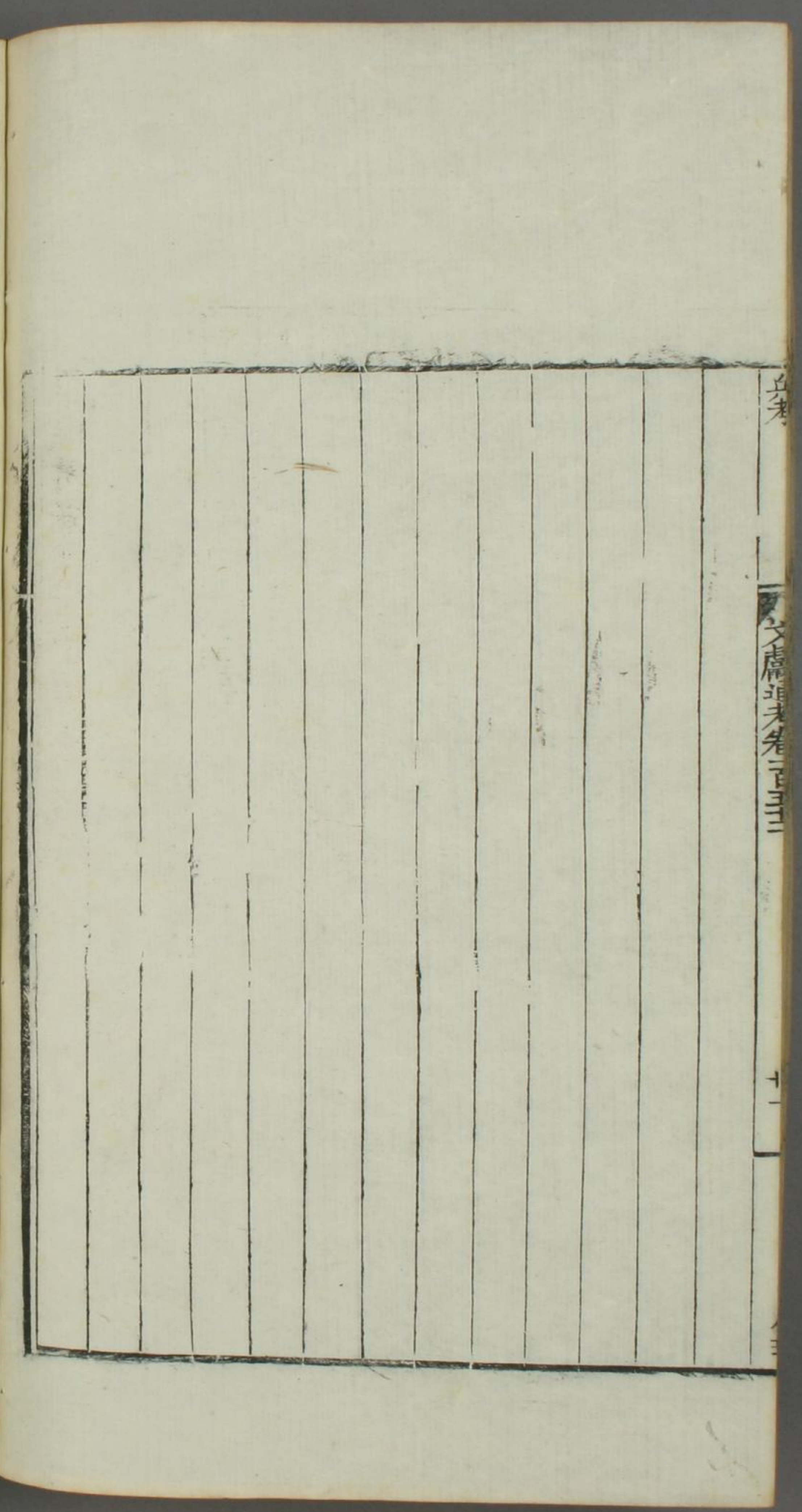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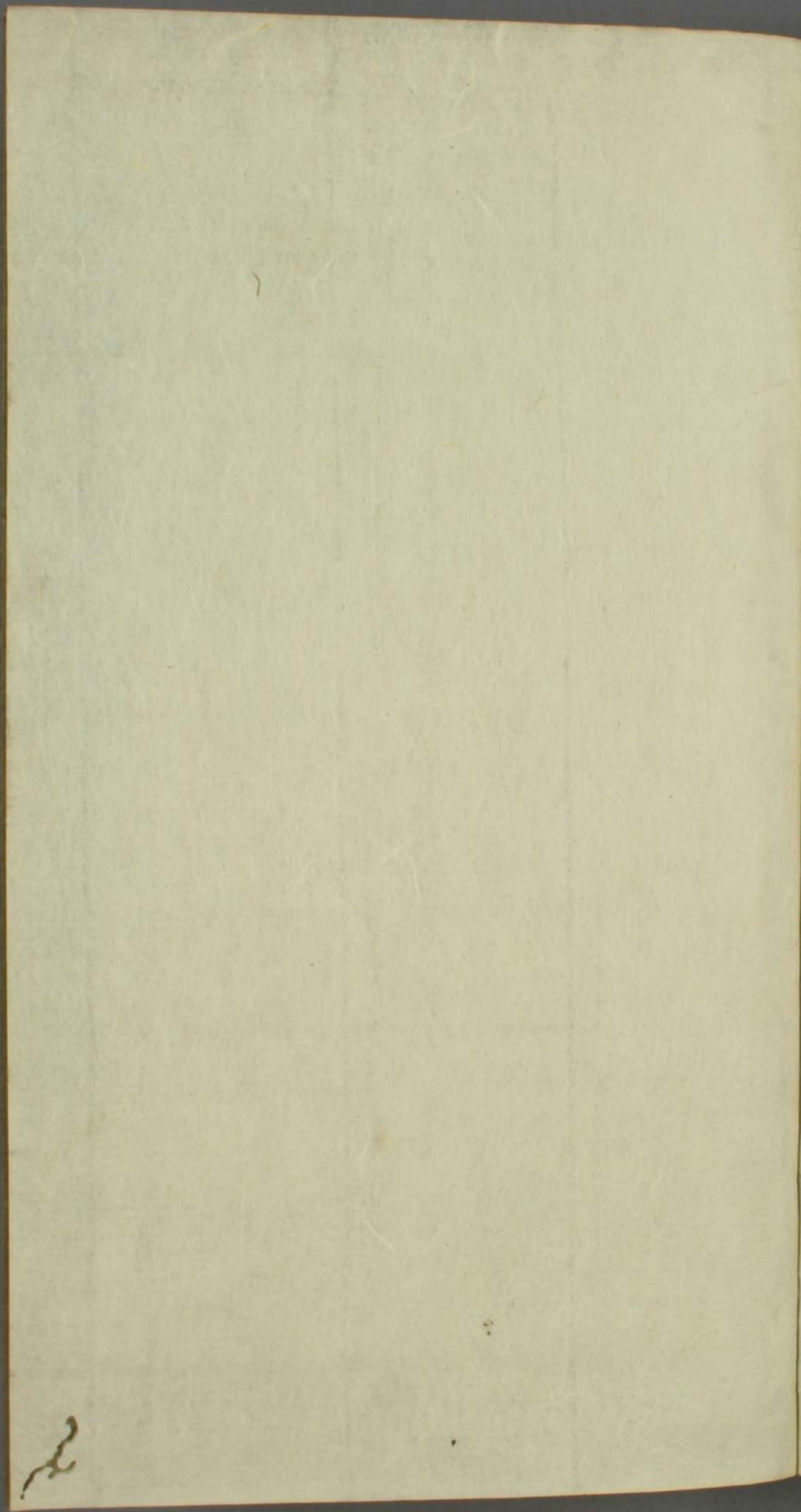
鮮明征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應節即嘆美以爲真可以戰
殊不知彼猶聚戲若聞寇敵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古者
兵出民間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
精銳今旣賦斂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爲
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如此則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臣
愚以爲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遣况陝西未刺之民乎
又言臣比日以來熟思其事誠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分
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切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
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色役並是上等有物力人戶
支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
飢之歲則温衣飽食父子兄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曆之間
將陝西一路弓手盡刺充保捷正軍自此騷然愁苦矣其河
北河東之民比於陝西路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

一刺手背之後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盡田產
欲浮游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差點之際州
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軍官教頭寧無斂掠是以常時
色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云且今日旣籍之後州縣義勇皆
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然義勇之身旣羈
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壯丁又不免刺爲義勇是使陝西
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爲兵故臣曰於民有世世之
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者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
可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乎臣對曰三代之時用井田之法以
出士卒車馬居則爲比閭旅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
爲之長者皆鄉士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營府有將軍郎將
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今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無
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紀綱素備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

貞節級之名皆其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鬪歐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有行陣旗鼓開弓彍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戰敵者設若聞胡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則莫不望風聲奔波迸散其軍圓節級將烏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為縣官率士卒以待寇乎臣故曰於國無分毫之利也韓魏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凡三丁刺一每人支買弓箭錢三貫深山窮谷無得脫者人情驚撓而兵紀律踈畧終不可用徒費官錢不訾無一人敢言其非者司馬光時為諫官極言不便持劄子至中書魏公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傲使聞陝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震懼光曰兵之用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人於一日之間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然密具不可用過十日西人知

其詳不復懼矣魏公不能答復曰君但見慶曆間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兵憂今復爾耳今已降敕榜與民約束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屢失信民間皆憂此事未敢以敕榜為信雖光亦未免疑也魏公曰吾在此君無憂此語之不信光曰光不敢奉信非獨不敢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魏公怒曰君何相輕甚耶光曰相公長在此坐可也萬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魏公竟不為止其後不十年義勇運糧沿邊率以為常如

光言



五考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

十一

三

